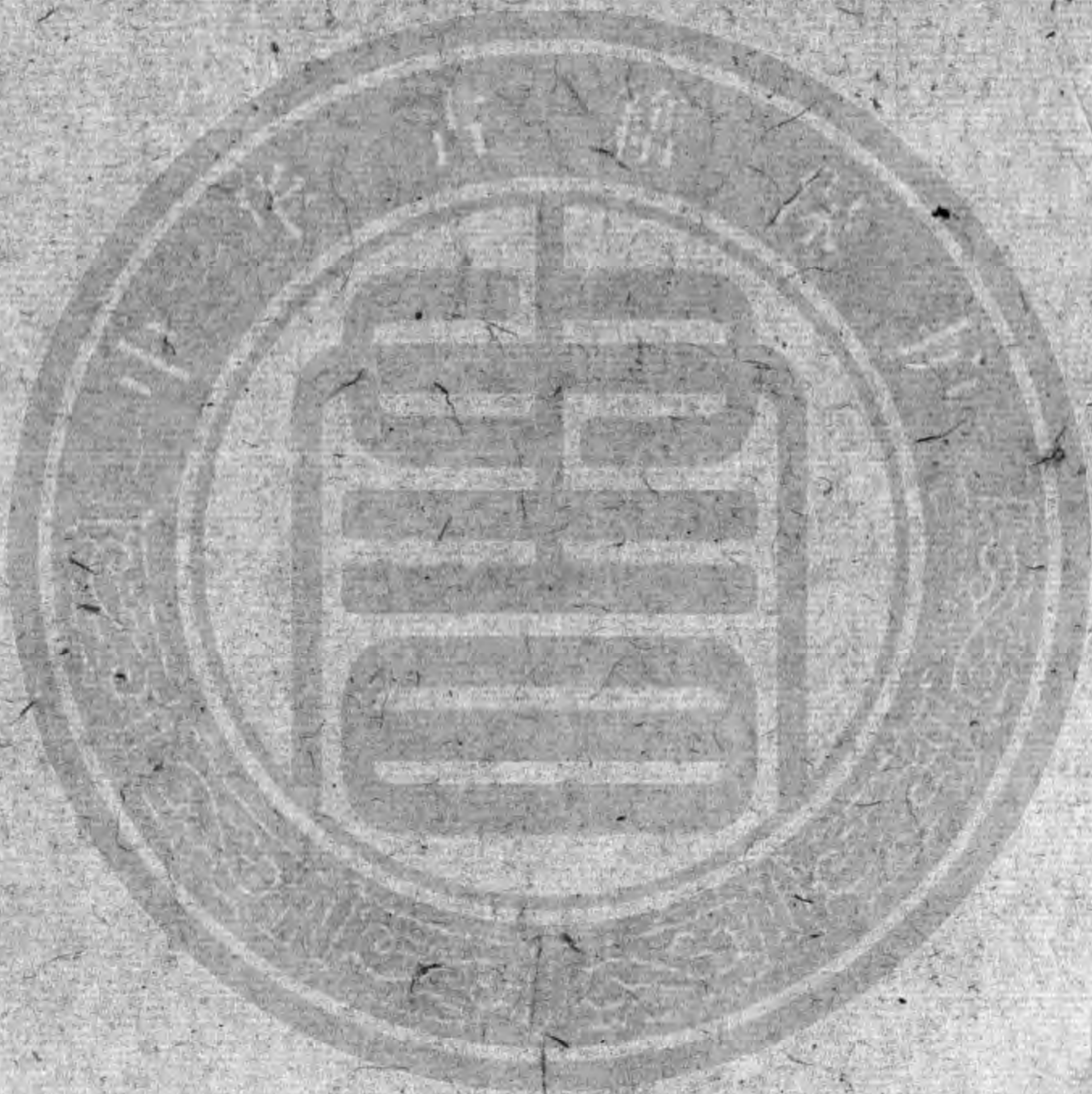


史228.2
574.2
部

4379
75

史222
~~574~~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五月辛巳朔御太德殿視朝新除職事官未

正謝者許立班詔尙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初

議左右分治及進呈始命合治舊紀書詔僕射丞又

詔自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

下馬處並同兩省侍郎大理寺國子監官差承務郎以

上如無即差選人充正官立行守試請受法惟外任用

前資中書省奏事上曰自官制之行嘗訓敕近

臣當至誠惻怛輔成治道無或徇私毀上附下君陳曰

嘉謀嘉猷惟我后之德古之賢者發明其君之德蓋以



躬率羣臣正君臣之分如其自美則是倡亂也郭子儀再造唐室貴盛莫比代宗用楊綰爲相止清德而已子儀爲之減音樂五之四非畏綰也欲成代宗之美以率羣臣由此黎幹亦減騶馭崔寬亦毀池觀可謂得大臣之體也 詔內外關額禁軍例物元減半或全不支處並依式全支已全支處權增千錢以封樁禁軍關額全給 詔苗授趙濟本路財糧極爲艱急所修堡障處多占防拓軍馬近塞又無警急旣不能時省費以待不虞及於農事方作調發力田之民甚非得計不可不惻怛體度邊費上爲朝廷愛惜財用 吏部尙書李清臣言久當史職國史今已成書寫錄進冊將畢止是點對裝標功亦不多緣臣等近各有職局欲乞自五月一日廢

罷修國史院官吏量留楷書等候進冊了放歸本處外臣勘會中書舍人趙彥若職事頗簡元係編修官可以不妨本職催促點檢進卷如有點對出事節合令元分修官改正卽乞令計會修立從之

壬午詔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爲事陳而爲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寢迷大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閱古弗還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小大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仁觀來效共致不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諫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徇循守法敢有僭紊其申論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尙書以下

聽長官糾劾以聞元英文昌雜錄云此詔自內出非

各有所刪潤今具載之政和二年十月十七日揭榜六曹寺監長官廳手詔詳定官制除

日有應報所置官司事件不少其李清臣以下應新除

職事官之人並令依舊又詔今後四方實封奏除內

降指定付三省樞密院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外餘並降

付中書省可從本省分送所屬曹省

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通直郎中

書舍人陸佃兼侍讀奉議郎起居舍人蔡卞兼崇政殿

說書放翁家世舊聞楚公為太學直講累年既去而太

卿在太學久經行爲士人所服卿去後學官乃狼籍如

此公曰學官與諸生乃師弟子今坐以受所監臨職四

方實不以爲允龔原王沈之等皆知名士且臣爲直講

百番筆十管斥廢可借願陛下終哀憐之且臣能獨免昔

蘇舜欽監進奏院以賣故紙錢置酒召客坐自盜職除

名當時言者固以爲真犯贓矣今孰不稱其屈臣恐後

人視原沈之等亦如今之視舜欽也雖不見聽然上由

是益知公長者蒲中行爲太學官獄成獨以不經吏

議被賞楚公歎曰此賞豈可受也由是薄中行爲人

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

已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迨今頒行尚爽條理若爾者

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

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其詳定官制如頃所諭體統令

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諭體統令

以此意著爲式令益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

下至州縣悉分爲六曹財賦如一今先自京師候推行

有序卽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墨本與朱詔如聞官

制新行諸司不知所屬可一切申尚書省其舊官司如

殿中省翰林院之類有現任官者令依舊治事候新官

實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上即對罷其妄稱疑廢託故避事以擅去官守律論
是日中書奏陝西邊事未息欲廣調軍須上曰秦居關
中止以一方事力尙能并一九州今天下之大十倍於
秦遠取東南財賦以贍關中更得名將練兵則何爲而
不可顧未有其人爾

甲申詔訴訟不得理應赴省訴者先詣本曹在京者先
所屬寺監次尙書省本曹次御史臺次尙書都省次登
聞鼓院六曹諸司寺監行遣不當並詣尙書省 詔遼
使人不可禮同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還隸樞密院

詔環慶路經略司欲建環州百魚平白草原木瓜平
堡寨及廢肅遠寨計費十千萬津置又當不貲今邊城
財力艱急物價翔貴如可以開疆制敵固當不愛今費

以除後憂今所建堡寨乃在邊壕以裏財力餘時尚不
足爲況邊事未息豈可坐開自屈之計其罷之 詔引
戰環州弓箭手都指揮使王隱舊病右目因奪隘力戰
箭中左目與三班借職俸祿終其身并與引戰支賜仍
許子孫承襲 上批知樞密院孫固以私喪合給式假
未有所給日限官司處分可從中書省依舊力施行今
後執政官給假準此

乙酉范純粹奏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事西討將修
築堡寨趨積芻糧爲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
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
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
堡利害之時師期之緩急民情之休戚所以繫朝廷天

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畎
畝不忘君者蓋臣子之常守況臣世荷國恩久叨器使
今事有所覩而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爲嫌而隱默自
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竊聞去年邊事
之初議者謂夏人悞亂囚辱其長眾怨親叛席卷可平
朝廷大治兵師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
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爲且城且
戰之計臣以謂精騎二十萬聚於一方聲勢重大彼必
清野以避我鋒決於他路犯邊以爲牽制萬一乘虛入
寇則事有可憂兼涇原進築之眾所食糧米日將萬斛
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
日漸久丁夫有奔潰之虞於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

陛下興舉之意而繫敵人觀望乎矧所成堡障深在賊
疆存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
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
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
事功不就卽來歲又將如何國才民力將何以繼此臣
所謂攻守得失之勢城壁利害之實者也臣準制置司
牒坐到發諸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竊計出兵之日決
是初秋去歲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
漸以還塞然猶士卒疾凍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
苦暑以二十萬之眾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
役渴飲難周瘧疾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
之虞臣恐疾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

臣所謂師期之緩急者也臣竊見去年調夫出界其近上等第人戶有至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戶人亦須數戶共出一夫雇直至及百貫又諸路轉運司接續調發至於再三其間凍餒艱苦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完今茲再籍百姓已諳事勢人心駭畏頗有逃散甍麥在隴秋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大計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趨辦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爲歸咎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休戚也臣竊謂朝廷舉動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竊與老於川事之人曲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外之臣妄議朝廷謀

身畏禍無有爲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激不復以職事爲嫌甯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於他時故敢以所得眾人之論昧死以聞伏惟聖慈優容采擇天下幸甚貼黃臣非不知危言橫議自速罪悔竊以謂今日盡言蓋無負於陛下雖卽鼎鑊何以愧心若雷同眾人公肆欺罔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壅不上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日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爲忠言

純粹去年十月二月責官已

具注是月十一日今年四月未又與李察同論事此獨奏並據純粹集

丙戌降授承務郎新差監邕州受納鹽米倉張舜民言昨從高遵裕管勾環慶路機宜文字隨軍出界與遵裕始因商議裁減供給不合自爾事無大小未嘗采納竊

惟朝廷委任本在帥臣幕府地卑止於裨贊進則不聽
一言退則首當重責微忠泯黜俯仰無從臣今掇拾追
記近日軍中嘗陳述裨贊事條件上聞伏望追察上批
送宇文昌齡究實以聞舜民令開封府選人伴送至鄜
州供答朱本移十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詔可參考舜民初責邕州當考月日 詔兩省
樞密院時政記侍郎同知樞密院事修尚書省左右丞
遞修三省同得旨及宣諭事門下侍郎修宣諭仍於當
日記錄 鄜延路總管曲珍及走馬承受楊元孫言四
月已卯官軍出界至婁相直貝旺川劄寨全軍夜驚已
卽時撫定手詔本路諸軍自用兵以來未嘗因出界寨
中夜呼深慮人情或有憚勞不欲行者可急體量人情
慘舒欣怠依詳去年用兵之始朝命處分士卒止合效

力勿使費財每遇舉動當令薄有霑潤勿玩習以爲細
事有傷軍中樂於公戰之心或致譸張朝廷至時必有
深責 又詔沈括體卹士眾須令心自奮勵樂於戰鬪
若未便人情且須安養鼓勵或作番休出入毋得頻有
驅牽別致生事其修葺蘆寨軍馬更加應接照管

林廣上

丁亥詔應定衝替官事理輕重並歸尚書省 言討蕩蠻賊軍員等部領獲首級并權隊將獲首級人
功狀詔成隊二十分與轉六資內一資絹十五匹其餘
分釐並依部隊將例不成隊人依陝西格推賞 給事
中舒亶言舊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駁司限當日
抄錄關報御史臺諫院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
駁房如合依舊關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何官司爲名

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關報

戊子詔開封府界保甲三丁內一丁充太常樂工者免
餘二丁 又詔河東轉運司昨所借功賞絹一萬匹招

納蕃部特蠲之

己丑承議郎試御史中丞徐禧試給事中先是龍圖閣
待制鄧綰知永興軍禧言永興故為浩穰其民鬪暴加
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才闕茸偷惰無居綰右
者伏乞移綰內郡別選才望之臣詔知青州龍圖閣直
學士劉庠與綰對易上謂執政曰徐禧舉孔武仲邢恕
為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可為御史張
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
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去王

安石故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為黨唐垆乃上書
薦惠卿天下奇才蓋垆邊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
為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王珪曰賴陛下早辨上
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豈宜更在此位張璪
曰今日即欲別除一官安禮曰禧號能治邊或授以帥
為宜上曰雖稍加進寵與外任無害安禮曰事君者不
可以貳苟貳焉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
過分宜何以為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資序自
布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豈
知論報安禮曰禧論鄧綰非才不當除知永興軍上曰
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雖改綰青州亦罷禧中丞仍詔
中書省命詞止云門下省關掌出納命令之重故選才

命詞據御集

詔新除左右僕

換授勿言禧不當處言職也
 射用壬辰日赴尚書省行禮上儀
 進熟進草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給事中獨許書
 畫黃而不得畫草舒亶疑之因以為請上曰造令行令
 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畫草著為令
 三省言九寺三
 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故
 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
 統屬著為令
 詔河東都轉運使陳安石前奏請施行
 和糴鹽礬坑冶之類已成倫序今召除尚書戶部侍郎
 其職事委莊公岳蔡煜協心委力奉行安石在河東盡
 用薛向鹽法告捕嚴密鹽課增羨又奏更河東和糴法
 官不支錢五歲一弛以予民當安石使事時公家有入

而無出及安石去遂不弛和糴也

朱本削去安石盡用薛向鹽法已下數十

字以為前史官載此意謂兩取于民然無照據新本亦從朱本今復存之

辛卯起居舍人蔡卞兼權國子司業樞密都承旨張誠
 一兼權太僕卿東上閣門使曹誦兼權軍器監以手詔
 近緣差除罷主判處新官未到如太學之類可速差官
 權領恐無官總治官局廢事也上欲以蔡卞為侍御史
 知雜事蔡確王安禮皆以親嫌為請上曰嘗面諭卞卞
 亦以此辭其人有守必不肯比附張璪曰卞識義理誠
 如聖諭上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古人待我國士我故
 國士報之至於豺獭亦有報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
 施矣王安禮曰禧志行如此已為陛下所察莫若明示
 貶斥使天下之人知陛下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令

為給事中恐不足以懲勸上曰且待其不悛當在顯黜
上因言昨陝西初有師期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師行
夫數甚不足蓋稷所奏文具耳無實也稷所言多欺妄
幾誤朝廷大事稷呂惠卿所薦人物甚似惠卿可誅好
大言無誠實外似剛直質極汚邪王珪曰稷深為惠卿
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執政知臣與承禧有隙
授以淮南意在撓臣不知承禧之除出於陛下安禮曰
承禧何足畏惠卿居喪有何事令承禧得以報怨上曰
惠卿性極貪鄙閑居不免私汙干擾州縣慮為承禧所
持所以心不自安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
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
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付托之重

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羣臣震恐莫敢對 上批自頒
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及創被差命之人凡有申
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中書稽延數倍眾皆有不辦
事之憂未知留滯處所可速根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
止似舊中書遣發可也於是三省言尚書省六曹如吏
部尚書左右選舊係審官東西院流內銓三班院戶部
左右曹係三司司農寺舊申中書省今合制都省其應
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並如舊內外諸司皆準此可申
明行下已上朱本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
蔡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
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遂止此據蔡惇官制舊詔祕
書省殿中省內侍省於三省用申狀尚書六曹用牒不

隸御史臺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其尙書六曹分隸六察 詔沈括李憲苗授據環慶路經略司奏蕃官阿齊言夏國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內西京府羅彭界甘肅瓜沙十人發凡人欲諸路入寇人馬已發赴興州及四月丁丑西賊二萬餘人騎侵犯淮安鎮自去歲興師以來惟患羌賊迴避官軍致不能大有剋獲賊今果如所報則中國正得良便機不可失惟要探報得實準擬有素以本路兵馬令成大陣守控要害伺其深入痛行掩殺則我用力少而收功多矣

癸巳詔輔臣觀麥於後苑 新舊紀並于癸巳書作尙書省當考二月五日命宋用臣

當并 分命大理少卿王袞斷刑韓晉卿治獄 河東

經略司言豐州屯駐神銳指揮千餘人薛義所部照應

修葺蘆寨王安等百餘人鼓動軍眾擅還豐州及恐喝指揮使張臻言不遜內捕獲十六人張世矩已凌遲處斬其餘人見捕逐詔續捕獲人但嘗逼嚇指揮使出不遜語證左明者並處斬更不得推究為首人家屬應緣坐者押赴豐州處斬其同居骨肉依編配法其後經略司言安等已斬莫知為首者而安有母年六十二上特貸之詔沈括可移報曲珍如本路兵馬自足防捍勿與薛義一將相近恐因而黨扇有壞紀律 詔京東路轉運司聞徐沂二州去年已災傷失於檢放今夏早災本司亦未容百姓陳訴分析以聞

甲午降授通直郎權管勾河東路轉運判官蔡煜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判官 實錄如此疑有誤字或權管 吏

部尙書李清臣等言今月壬辰賀僕射上尙書省百官
方就班臺吏相繼趨臣等就列三院御史及中丞久不
至臺吏復至臣等立位前贊云且歸幕次在庭觀者亦
或竊笑按御史中丞班品在學士下合班卽對引無先
令學士尙書侍郎就列然後報引中丞之儀況三院御
史班品不同竊慮立班不應在尙書之後乞送臺吏付
有司根治詔吏人令御史臺勘罰 御史臺言尙書左
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尙書省於都堂下馬
檢會三省執政官上下馬儀範尙書左右僕射許至都
堂左右丞於本廳今官府雖寓局緣各有擬定聽事按
宗孟安禮身為執政當朝廷董正名分之初宜身先百
執遵行憲度乃率先違法犯分羣工庶尹何以觀仰請

付有司推科安禮爭論上前以爲今日置左右丞爲執
政官不應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 上
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爲才難惟能以道汎觀不
拘流品隨才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逐
不可爲已與之官祿反以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
勞朝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寬貸若吳居厚使京東治
財數百萬設有失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
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有司
議罪自當守官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

矣

六月十六日居厚
自運判改運副

乙未三省言侍郎闕官王安禮曰聞張問雖老精力尙
不衰或可任上曰問好爲異論知滄州上言本路歲饑

民有流移者苟免常平助役之苦以得流亡為幸蓋論
 議多出於韓琦所以如此太常丞闕王安禮曰王古如
 何上曰古亦好異論張問知滄州在熙寧十年二月詔除杭睦蘇湖
 秀常潤温明台十州買撲揚務積欠淨利過月錢三萬
 餘緡從司農寺丞韓宗良請也 詔三省樞密院自今
 應入進文字自來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 又
 詔直翰林醫官院至祇候依舊更不改換其現在太僕
 丞至流外主簿並罷仍令後更不除授令詳定官制所
 立法以聞先是官制所定到改醫官院為翰林院惟使
 副尙藥奉御依舊外直院而下隸太醫局今復如故癸亥翰林醫官院改為翰林院醫官局副使以下如舊 詔應支給軍前漢蕃士
 卒特支犒設並醬菜錢等如三日不支其轉運司及合

支官司並當除名 又詔逐路走馬承受凡遇差發軍
 馬出入仰常切體量人情如士卒私自賠費及將官措
 置乖失並仰密具事由聞奏如敢不獲時間奏致朝廷
 察訪得知當與所犯人均責

丙申司天監言七月辛巳為出兵吉日詔進兵日依李
 憲所奏初憲言五路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不可一
 一擇日雖擬七月辛巳中軍起發為準竊慮未協全吉
 乞下司天監詳定故也據密院時政記十四日乙未李

二日進發恐選擇未協全吉乞下司天監再加詳定十
 六日丁酉太史局奏今集眾官定奪將本京六王加臨
 得七月二日辰辛巳具出兵吉日同三省奉旨進兵日
 依李憲所奏實錄並載二事稍與時政記不同姑附注
 此 知淮陽軍奉議郎趙鹵知徐州丙午 涇原路制
 置司言牒鄜延路四軍環慶路兩軍火頭並於禁軍步

入內差其僱役輜重無廂軍以義勇保甲充恐未肯依
應乞降朝旨從之 詔陝西都轉運司運糧應副軍興

於諸州差雇車乘之人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錢
五十至緣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仍曉諭人戶知

手詔沈括聞官兵往葭蘆寨城界前知甚有逃竄部落
止在寨外三兩程存泊若不大布恩信廣行招徠深慮

大軍引還結集入寨作過可令曲珍多方展轉開導恩
意招安許與依舊住坐仍首領等第補置官職

丁酉奉議郎試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蔡卞試侍御
史知雜事卞力辭之復為起居舍人卞力辭之據卞本

可 詔河東路經略司指揮軍馬並麟府豐州刺得西
賊實屯聚處即量力大小選兵將掩擊如蕃戶非時自

被抄略願讎賽者聽 詔五品以下官應得旨改官並

為敕授 手詔沈括所上邊略可畫圖二本逐一貼出
一繪即今賊界地形成壘一繪將來成就邊形務要得

實異時悉可按圖考驗不差勿得增飾減損
戊戌上批御史不可久闕新除蔡卞知雜未就職緣闕

員甚多不可悉令奏舉宜詔兩省官各舉敏明不撓可
為御史宣德郎以上員各二人限一月奏聞新紀書戊

官舉御史各一人舊紀不書

己亥詔翰林學士兩省官見執政官議事並繫鞋六曹

尚書以下見執政官並靴笏

辛丑詔陝西路都總管司涇原進築城寨財用雖已略
具尚須措置諸路團結兵馬已令制置司未得勾抽先

差發將兵並就近裏歇泊緣涇原事所差文武官並發
歸原差來處初陝西轉運司以役兵不足用下諸州和
雇運夫永興軍奏準詔諭民不復調夫出寨今漕檄雇
夫非科差不可從之則違詔不從恐誤師期詔如前詔
而使者亦還奏其不可進築遂議罷兵故也朱本簽貼云時呂大防為使院提舉而大防嘗知永興軍故前史官妄載此語並無照據合刪新本從之按大防行狀有此今復具載
給事中舒亶言吏房前後發李規王務民奏鈔令
臣書讀侍郎王珪已書省審坐違式舉行門下省但勘
罰今緣奏鈔皆王珪書名自合省問豈容但稱不知歸
罪令史自非執政大臣怙權擅事輕蔑朝廷卽是吏史
憑附大臣沮壞法令陛下新正官名而上下橫厲如此
不治其微實恐陛下復古建事之意或成虛名爲天下

後世所議詔承行吏人送門下省別加重罰 同提舉
成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言成都府路產茶縣及利州
路興元府洋州已有權法今相度巴州等產茶處亦乞
用權法從之 詔新築葭蘆吳堡寨其合用兵馬并戰
守器具糧草等並令河東路經略轉運司管認以尅期
寨已裏堡寨事力那移應副其見關寨主監押等使臣
仰經略司速選差五月二十一日辛丑太原府路鈐轄薛義等奏準朝旨部領兵馬照應郵延路總管曲珍沿路累逢西賊接戰鬪敵臣等驅遣軍兵殺退西賊所獲首級及焚蕩族帳奪到牛馬羊畜器械等聞奏事今檢會近曲珍奏已修葭蘆寨了當同三省進呈奉旨令張世矩指揮薛義等步領軍馬放歸元日甲寅奉旨更不前去照應薛義見十三日當考六月四與尅期寨隔河相對自可體葭蘆寨將帶軍馬與工救築取直路往彼豈可迂回卻葭蘆故城前去及稱不見郵延軍馬卻回顯是觀望不進及奏上不實仰河東轉運使依前降指揮卽速取勘結案聞奏其張世矩及薛

將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奏新修葺寨乞
移在葭州寨使臣二員並本處兵馬及石隰司都巡檢那
駐劄照應葭州寨并元舊沿河守把去處等事奉旨葭州
吳堡寨已合經略司管認仰軍馬司更不干預臣等照
日辛未太原路鈐轄薛義等奏準運司取勘馬前所
應修葺葭州寨觀望不進等事臣勘會先部領人馬為
入界葭州寨觀望不進等事臣勘會先部領人馬為
附糧料將盡去回入界葭州寨觀望不進等事臣勘會
對岸修葺葭州寨觀望不進等事臣勘會先部領人馬為
兵李儀等會合計臣等元初直路倚曲珍兵勢易為會
合期對岸修葺葭州寨觀望不進等事臣勘會先部領人馬為
取使照會如委是軍馬必見詣實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薛義事當
運使照會如委是軍馬必見詣實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薛義事當
也入此皆密院時政記所書
也更詳之或依實錄削去

癸卯詔六曹寺監長貳以下如有公事已見不同許獨
至執政聚廳處具事狀申議 環慶路轉運判官范純
粹乞日嚴邊備又言至甯州見當職官言本州駐劄兩

將方略仍畫一具所乞城東山界事今者涇原方議進
城自軍回後死者過五百餘人及有二百餘人疾病逃
亡亦過二百餘人本將不敢盡申尋勘會甯州歇泊將
兵係開封府界第七將京西第二將詔本將分析仍令
本路經略司體量 朝散大夫降天章閣待制王克臣
知單州克臣前知太原朝廷聞其不能盡心同力軍興
沮抑有功將校姑息逃亡軍人緣邊五十餘次被西賊
寇鈔並無措置將吏迂意即陰使拏撫過犯及他處事
乘方奏事不實下河東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得實故
也雖會降免劾特降之 詔葭州吳堡寨已敕河東路
管認戍守緣隔大河慮西賊侵犯仰鄜延路經略司以
兵馬照管應援

甲辰通直郎試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舒直爲御史中丞

詔涇原路經略司給封樁軍賞絹二十萬匹與轉運

司準備築城修堡 鄜延路經略司言蕃官高永能自

言祖父知緩州日有已業田乞支撥上批永能忠勇有

功可令自擇墳廟所在撥賜田三十頃仍令沈括募其

祖廟碑文來上永能伯祖文 文 峽舉綏州來降祖文玉獨

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鄜延路 舊紀于甲辰書遣給事中

丙午涇原路轉運副使通直郎李察權發遣陝西路轉

運使 同提舉成都府第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

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事車子鋪二十八招刺兵士

從之 鄜延路經略沈括副使種諤言準朝旨除具制

討賊必未敢捨巢穴而因出山界本路正當可爲之時

今具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強敵與中國限隔者利

害全在沙幕若彼率眾度幕入寇則彼先困我度幕往

攻則我先困然而先代常能爲邊患者以幕南有山界

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嶮固可守我

師度幕而北則須贏糧載水野次窮幕力疲糧窳利於

速戰不幸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爲所乘此

勢之必然也所以興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

寨未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今若能使幕南無粟可食

無民可使無水草嶮固可守彼若贏糧疲師絕幕而南

頓兵沙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自可以開關延敵以逸

待勞去則勿追擊則惜力治約之勢在我而委敵以空

野堅城之不利又山界既歸於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

精兵數萬得敵之牧地可以蕃戰馬鹽池可以來四方
之商旅鐵冶可以益兵器置錢監以省山南之漕運彼
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絕和市罷歲賜
驅河南之民聚食於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
丹結董戩乃所以交困之也山界旣城則下瞰靈武不
過數程縱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
斥堠待其弛備發洮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橫山之卒擣
其不意此一舉可覆也兼梁氏與萌訛首爲悖亂使一
國之民肝腦塗地彼甯不猜怨獨以兵威劫束勢不得
動耳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此曹操所以破袁紹
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別具條奏又言昨條具制賊
方略非謂展拓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窺其腹心須

當盡據山界若占據山界不盡則邊面之患猶在沙幕
尙爲彼用若占盡山界則幕南更無點集之地彼若入
寇須自幕北成軍而來非大軍不可如此尙當先擇嶮
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爲永計今按視塞北古烏延
城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川且
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
地膏腴依山爲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於北舊宥州
地平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華池油平築堡以
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事有備
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山城完乃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
池不遠其北卽是牧地他日當爲一都會鎮壓山界屏
蔽郵延其銀夏州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牧因險控扼

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北石堡背水
油平羅韓鹽池一帶爲中路隸宥州米脂浮圖葭蘆義
合吳堡銀州一帶爲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領德青
順甯寨一帶爲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增置
四將以新招土兵分隸緣邊八將駐劄邊面次邊三將
駐於金明青間城延州近裏兩將在鄜州河中府其緣
邊八州權客鹽自賣交鈔本爲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
青白鹽池旣歸我八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州隸
本路就收鹽課應副緣邊兼糴買種草除新克復州軍
各係創增課額外舊來八州亦減得地里增饒錢貫萬
數不少所有合計備事除本路及轉運司可以那移外
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萬五千人工匠千人遞馬百

匹乞於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鐵五萬斤牛馬皮萬張車
二千乘本司及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
軍有事役者又言朝廷若定議城守山界卽乞趁涇原
兵馬牽制及本路屢捷之後乘勢興修若遲留月日卽
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將來興修烏延畢當復夏州則
東西相望控扼山口其中路以東城寨盡在腹內來則
制其衝去則斷其後七月七日丙戌并九於是詔給事
中徐禧內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議邊事限受命
後五日上道新舊紀遺禧往係之甲辰辰日當考手詔沈括近奏乞盡城
橫山占據地利北瞰平夏使敵不得絕磧爲患朝廷以
舉動計大未知利害之詳遣禧等往審議可深講經久
所以保據利害以聞 新知徐州趙鼎依舊知淮陽軍

以上批昨差趙高知淮陽軍受命有日間止在管城近
改差徐州亦復偃蹇不赴高安南敗事實貸不誅尙懷
缺望若不懲治則慢令之風將鼓動在位故也丙申趙高知徐

丁未通直郎試吏部侍郎何正臣爲寶文閣待制知潭
州正臣爲吏部職事疎略所注擬多牴牾事聞正臣以
制法未善爲辭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可歸
罪於法故罷之田畫作安禮行狀載安禮論正臣奏先
是上問安禮曰近事有可言者乎安禮曰朝廷建文昌
一代官制以法先王當遴簡人材以處之顧有姦回如
何正臣者乃得周旋其間豈不污蠹士類上頷之他日
上臨朝謂近臣曰何正臣如何人也王珪曰臣不知其

爲人安禮曰王珪爲元宰而二三從官安得不知且正

臣姦回天下能道之而珪曰不知者何也上曰可黜知

宿州正臣主蔡確確時以祀事出齋珪曰請與確議確

入改知潭州何正臣傳云其在長沙也詔州縣募民常

失指正臣疏利書上之願以貨輸官鹽者聽而吏或推行

益于民亦不足以佐邦用詔可其奏俗便安之

戊申詔陝西都轉運司已支司農寺錢二百萬緡內藏

庫銀三百萬兩鹽鈔二百萬緡可均給諸路廊延環慶

涇原路委轉運司秦鳳路委都轉運司熙河路委經制

司乘夏熟於緣邊市糴軍糧封椿以須軍事

庚戌詔諸司供報修注事自今不供起居院直供編修

日麻所其關報日限依二年王存所請安化州蠻蒙
全聖羅世念等帥眾攻德謹寨知宜州王奇領兵至天

河塞禦之期翼日與蠻戰是夜裨將費萬竊出黃泥隘
遇伏力鬪箭盡墮江而死奇汾州人也七月五日甲申奏萬以五月三日
十日庚戌戰死今附本日六月辛酉丁卯己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六月辛亥朔蕃官皇城使李德明領資州團
練使賞功也 詔鄜延路轉運司葭蘆寨瀕河東路尅
期寨對岸旣城葭蘆卽尅期天渾定羌等寨皆可省去
合其兵力專事葭蘆委蔡煜相度施行旣而煜以爲不
可廢 詔鄜州制勘公事近追繫八十一人當此盛暑
非人情所堪可限十日結案景思誼張誼張堯發來赴
闕如有罪案後以聞其得力蕃官亦先疏出有罪就鞫
之四月甲寅遣宇文昌齡勘劉紹能于鄜州令催結案恐非紹能事五月丙戌張舜民送鄜州供答當是勘高遵裕出界事景思誼張誼張堯發所坐當考七月十七日張堯發以通直郎上書擢環倅密記六月十四日甲子

二十二日壬申七月五日甲申十三日壬辰二十二日辛丑皆合參照

詔陝西都轉運

司昨起乾糧千八百九十萬斤可以存留者隨處椿管

不可存者兼充軍食 詔陝西轉運司體究閩鄉令王

師軻託疾避免部押人糧至軍前罪狀以聞 又詔自

今宗室防禦使轉觀察使已上聽大宗正寺司磨勘歷

任保明奏降中書取旨其副率至防禦使即中書磨勘

進狀請畫敕授 環慶經略司言斬西賊統軍威明墨

沁威副統軍阿布雅得銅印起兵符契兵馬軍書并獲

蕃丁頭凡三十八級詔以印符契兵馬軍書來上據張守約

墓銘西賊犯懷安寨守約出他道斬二統軍蕃兵四十六級生擒八人發兵符契二甲馬六十四銅印六即此

癸丑吏部尚書李清臣言嘗奏論門下中書省全錄書

黃直付所司事今又於詳定官制所受到前批無押字

畫黃四件雖著門下中書省官及名即無首尾可顯何

處送到門下省進呈在格當錄其事日留本省以畫黃

付下既以書名則體不當押字而所承受官司各有付

受歷照驗豈得不知來處詔清臣分析以聞其後罰銅

十斤清臣傳云清臣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遷吏部尚書故事除官宰相與參知政事同進擬官制行獨

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奏以迂

意仍為言清臣仍領官制有疑就質之執怒摘前奏中

語謂清臣有不當議者欲出之詔俾贖金清臣傳益因

與實錄之行狀附注當考上批張守約累稱探得近邊

賊馬屯聚今來出界帶領軍馬不少其所斬獲不多便

稱今已小捷引回顯是過為大言中實畏怯不切前去

掩戮方當盛暑虛有煩擾可令分析以聞既而守約自

陳出奇掩擊所獲雖少然皆其酋領上釋之

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

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

曾肇進讀紀傳賜珪銀絹千宗孟六百各賜對衣金帶

改官並不聽辭免珪賜一子緋章服清臣存彥若肇子

遷一官與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各賜銀

絹有差故相吳充銀絹六百故史館修撰宋敏求百五

十兩紀并書王珪上兩朝史河東轉運司言臣僚上言府州威遠

麟州飛騎各兩指揮乞每州更增兩指揮許本路諸軍

投換加料錢至五百本司據河外物價翔貴頓增馬軍

四指揮似出非計乞仍舊料錢止招土人不許投換詔

威遠飛騎見闕人數特增利物錢千招填候及元額以

聞 詔渭州推勘涇原轉運使葉康直公事可限十月

結絕吏人免追此因朱本己未康直改陝西路運副先是涇原總管司承

受文字梁同奏康直轉餉糧米腐惡不可食大抵為粟

十八九難以責士死力上大怒曰關右之糧每斛數千

而輓輸之費倍之今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吾人於

道路則康直可斬也王安禮曰一梁同言耳疑未得其

實請按之上乃遣新陝西轉運判官張太甯與周參覈

其事且械康直於獄以待簿責焉既而審驗得米十八

九意始解出康直於獄復其使事此據王安禮行狀增入康直初下獄是何

時正月二十九日

張舜民云云當考

上批河東不能出力展拓境土吳

堡葭蘆今創為修築洎成但交割守之而已雖創添兩

寨其實已併七寨人馬防戍餘皆舊日邊面未知因何

如如此艱難保據顯是上自主帥下至將佐惟欲廣占
 兵馬不郵耗蠹國財便己自營餘非所知其王居卿並
 管勾麟府路軍馬張世矩不可倚仗其別選官代之世
 矩降一官移西河路將 西京左藏庫使吉州刺史內
 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得一再任皇城司朱本有
 考初任是何月日蘇利涉傳云利涉勾當皇城司循故
 事選者報事不皆以聞後石得一利涉事無巨細悉
 奏御且購五年以賞民間往陸佃坐此被責事在紹聖二
 錄元豐五年十月九日其陸佃坐此被責事在紹聖二
 年二月四日韓駒云神宗置八廂探事人中官石得一
 領其事每夕語其下曰明元祐間黃州東坡當制云
 悉以付大理寺卿楊傑元祐間黃州東坡當制云
 豈有數年之間坐數萬人必獲賊乃得一奏乞捕者與供
 失一金孟上甚怒一處斬及獲賊乃得一奏乞捕者與供
 庫吏犯者不問一切處斬及獲賊乃得一奏乞捕者與供
 斬論時謂熙河經略安撫司奏蘭州內外官屬法當
 報應致然 熙河經略安撫司奏蘭州內外官屬法當
 撥地為主田今新造之區居民未集耕墾人牛之具皆

疆役之乞計數給以錢鈔而留其地為以營田或募弓
 箭手從之

乙卯詔承事郎權管勾秦鳳路常平等事張大甯移永
 興軍路依舊兼提舉熙河等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
 是日三省因論奏趙彥若呂公著告詞事王珪曰彥若
 性多執昨修國史龐藉傳种世衡之子古上書以其父
 首用間以殺雅爾旺營遂致元昊乞和龐藉為樞密使
 抑其功朝廷下御史臺至定贈世衡防禦使彥若爭此
 一事久不決雖然事在境外固不可知上曰是不然當
 是時元昊作逆既久困於點集其勢已蹙非因世衡居
 間昔鄒與魯鬪三戰而三北之小固不可以敵大以中
 國事勢元昊區區一小國爾安能抗也珪又曰世衡在

青澗城久邊人至今思之以謂有良將才上曰世衡不
知教養士卒使之樂戰欲以口舌取勝昔吳起為楚將
損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
兵破馳說之從橫者遂成霸業此所謂知本矣初彥若
草公著知定州告右丞王安禮父名益嫌用益字輒塗
改數句彥若不從及權起居郎因對邇英閣奏之上曰
安禮侵官當戒之月餘中書取安禮所塗草彥若即以
進入故及之 上批昨據李憲奏請涇原路自熙甯寨
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悉力
應副近李舜舉奏財糧未備人夫憚行朝廷以舜舉所
言忠實可聽信已指揮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諸路兵
即是已罷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應敵掩擊則

守禦亦有定計勘會鄜延路止以本路事力於百里之
外進築城寨討蕩屯聚賊馬今涇原如更兼熙秦兩路
事力即不減七八萬兵若去邊面不遠進築堡壘自可
止用廂軍饋運豈須更仰夫力或賊馬嘯聚正我所欲
便可討殺如此舉動尚不可為則憲之初議直抵鳴沙
萬一夫潰糧絕取侮更大令李憲依前詔速具利害以
聞若果難興作即罷涇原路經略制置使歸熙河蘭會
路經制司本任候過防秋赴闕已上朱先是朝廷知陝
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
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
之云受密詔若軍須不辦聽擅斬都轉運使以下民間
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

吏往輒毆之解州柳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
詣縣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檢尉逼之則執挺欲鬪州縣
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寨凍餒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憚行
倉庫蓄積所在空竭呂公著既罷羣臣無敢復諫者西
京留守文彥博言師不可再舉上遂辭謝之此即二月
十五日 詔會李舜舉自涇原來為上泣言若再出師關中必亂
上始信之乃令憲歸熙河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
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
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
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
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此據司馬記聞稍潤之陝
西更不差夫見二月五日丁 勝已勝 先是五路出兵問罪夏國幾百萬行千里無所獲

而歸上意欲然念未有以復其志者至是臨軒謂宰相
王珪曰西師再舉趣以期上珪曰自古行師惟恐餽運
不繼比朝廷捐錢鈔五百萬以佐軍食既有備矣復何
虞尚書右丞王安禮曰珪所言特文具耳陛下誠聽之
恐必誤國家事且鈔不可啗必變而為錢錢又變而為
芻粟今五月矣使七月用兵則未易濟也上顧安禮曰
卿亦知靈州事耶簡牘具存敕安禮就蔡確觀之安禮
曰臣固不知靈州事然以今揆之未可再舉上曰姑徐
議之後十數日見上有細書於策者出以示執政曰此
熙河措置事也實李憲為之憲云昨欲行軍糗糧已具
下至士卒藥石無不有也一聞罷師士皆喪氣憲宦者
猶欲立事分朝廷憂卿等獨無意乎在唐憲宗時淮蔡

爲亂廷臣附和爲含蓄計其謀議與主合者獨裴度耳
故一舉而元濟殲焉惜乎度之謀議不出於公卿之上
而乃在於闍寺之間朕甚陋之羣臣相視無以爲對安
禮曰淮西之叛非有險固可負特以兵利卒頑奕世擅
命然必有裴度之謀光顏之忠李愬李祐之勇爲之裨
輔引天下方鎮屠之顧猶假以歲月而後得志今夏國
之疆非淮西之比也李憲之庸非裴度之匹也麾下諸
將非有光顏愬祐之忠勇而五路之兵非有魏博朔方
之節制自軍興以來士卒羸耗器械散亡幾盡當議所
以蕃息之用兵非策也且異時陛下固嘗遣憲而憲輒
辭今誠知其不可而強欲請行此爲姦言以釣其上不
可不察於是上悵然感悟不復議再舉事

此據田畫所
爲王安禮行

狀附見更
須考察

鄜延路經略司言權葭蘆寨主折可適等

乞給公使錢千緡置蕃落一指揮以五百人爲額召募

逃軍改刺或諸軍投換并招弓箭手借與地耕種詔公

使錢給七百千招蕃落兵河東經略司相度餘從之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尙書

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

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

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尙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

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倣

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

下爲三各得取旨出命旣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

定體統也已上據墨本
已下據朱本初上欲倣唐六典修改官制

王珪蔡確力贊之官制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
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
職令而政柄盡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
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
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為然已而確果獨專
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乃言臣備位宰相
不與聞進退百官請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臣同議
上許之此據蔡興宗官制舊典當考神宗職官志門下
省受天下之成事凡中書省樞密院所被旨尚
書省所上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中書省凡事三省
並建政事自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
書皆以黃牒付外眾以為當然王安禮初不預官制事

乃為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經歷異耳今
也別而為三則本末不相見是何異秦齊二王教與詔
敕雜行安所適從臣以謂事無巨細宣於中書奉於門
下至尚書行之則盡善矣詔從之 蔡確既為右僕射
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
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
禮宜均以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繇人變也非
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
材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敘次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
適在此位又曰固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
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上每燕見大臣多及前代興
亡事必究論帝王之賢否嘗曰唐德宗雖播遷然天資

聰明不失為英主安禮曰德宗之為君見近而不及遠
務末而不知本方在奉天時遣人偵賊中事索需袴子
之無有而乃深自悔恨未及反正置瓊林大盈以懲其
失殊不知致朱泚之亂者乃自於算商賈稅間架以植
怨於民使涇原叛兵得以藉口此而聰明孰非聰明者
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
有被詰謫者安禮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輔弼宜
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彼夷詬者見利
而逝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為一切之計而已人主將
何便如此上善其言四事並據田畫行狀附此更須考詳上批涇原路
進築城寨已降朝旨權住興役其宣政使宣州觀察使
入內副都知李憲去年功賞未施行可勘會取旨於是

三省樞密院以前十二月己巳指揮除憲景福殿使武

信軍留後仍賜銀絹各二千疋兩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己巳御史

臺言察按點檢羣牧使韓縝替日以官物入私家已一

年本臺今年正月按舉三月方納入官羣牧司亦不公

行詔付大理寺并十二日

丁巳軍器監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三十三萬河北

無竹筴乞依定州用樺木筴從之江南東路提點刑

獄范岫言體量江南西路州縣違法抑配賣鹽事曾伉

具析鋪戶賣鹽事但有當增減處州縣不時改正詔曾

伉點檢舉不如法者有未便即具奏請江西民病蹇周

輔鹽法而范岫曾伉但以州縣違法為言也朱本云此段入二月

乙酉體量處書御史王祖道言鄜延路轉運判官李

訖今仍附本日

稷督夫糧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文不郵事實民夫固不知有行伍部分之法所轄官吏又非所部紛亂雜蹂即肆殺戮不能禁止況夫隊常去大軍十餘里間卒遇賊兵不知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萬坐食之夫頓於五龍川者十日比及出界糧食已乏逃亡者半迺妄言苦寒所致以規免乏軍之罪頃出界往回未嘗有大雨雪稷之欺罔明甚如稷具圖來上部伍行列指掌可觀及其推行紊亂一不如所言議者以稷惟事作威不知郵眾自安定堡摺運至無定河一日斬數十人故眾潰棄而去今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將輪伍乞按察詔提點刑獄胡宗回與沈括體量以聞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

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祕書省著

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曾肇舊紀書戊午命官修兩朝寶訓新紀書詔修寶訓接

兩朝史下詔成都府路應副瀘州邊事依梓州路曲赦免

二稅役錢別路準此舊紀書詔供瀘州軍須者瀘其稅役新紀書瀘成都府路供瀘州軍

須者稅他路亦如之提舉河東路保甲司言準朝旨保甲以家

聯保以丁聯兵小保長以上緣兵置合三路施行如有

未便事理條畫以聞本司今相度以家聯保差免敕內

保甲以二丁義勇以三丁入保單丁客戶並為附保今

欲乞除官戶女戶歸明人子孫刺事人河北沿邊弓手

戶合依舊附保外其客戶單丁戶及免丁之人自合排

入家保責以互相覺察以丁聯兵詳差免敕本縣與都

保別置簿遇有事故如外來及進丁限五日開收分併

今欲乞限五日申舉開收限一年分併其未開之間多者就近權附少者姑闕若地里相遠餘丁不可聯者從舊法小保長以上緣兵置家保之法無所與於兵政至其覽察欺詐襲逐姦盜亦其所當有事於保伍之間非有總率無緣齊一今欲應家保之內有大小保長亦既干預本保內事並令就轄家保所貴上下有分緩急易使從之其分併限三年

三月戊戌云云

己未以涇原路轉運副使朝奉郎葉康直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環慶府轉運判官降授宣德郎范純粹權管勾陝西路轉運判官鄜延路轉運判官降授奉議郎李稷充陝西路轉運判官給事中陸佃禮部員外郎王子韶上重修說文各賜銀絹百其書不行

其書不行當考

上批先有西界對境圖與師西討以來諸處奏報文字指畫山川道里多有異同無以考證可令逐路選委昨出界熟知賊境次第使臣蕃官差精切畫工同指說山川堡寨應西賊聚兵處地名畫對境地圖以色別之上樞密院取到舊對境地圖及軍興奏報文字比對考校繪為五路都對境圖

辛酉詔自今紫衣師名止令尙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受紫衣師名者納綾紙錢六百是歲十月優詔依度僧牒例用紙是日輔臣論及人材上曰人材固有大小然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皆能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傳說之於商周公之於周可謂尙道義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義

而亡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張璪對曰人臣患能言道
義而不知苟能知之功名不足道也上曰土苴緒餘足
以爲天下正此也 詔廣南路保甲依戎瀘例令自置
裹頭無刀槍竹標排木弓刀蒿箭等在保下閱習若遇
捕盜器甲並從官給 上批宜州管勾溪峒安化三州
連歲薦饑加以去年大雪凍斃耕牛致羅世念等結集
劫掠若不乘時委官宣布恩惠廣爲賑濟則一方生靈
枉被殺戮可審議選官措置乃差權荆湖南路轉運使
朱初平廣南西路轉運副使馬默仍賜斛斛二萬石又
詔朝廷之意非欲取其地但欲省地及蠻蠻各免餓殍
侵略之災毋得輒有開拓招納別致生事 五月末世念
攻德謹寨又

此月丁
卯己巳

壬戌詔諸路探報西賊人馬處處蟻集慮乘秋犯塞令
諸路常體測如大入界衝突並令城寨堅壁清野使賊
無所得相度機便擊其惰歸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
供奉官孫晞與部落殿侍馬凌等以船接取黃河北投
漢部落不虞西賊用詐擄去近馬凌等復逃歸言孫晞
已被殺詔贈晞皇城副使官其二子賜銀絹酒米有差
晞被擄已見四月十九日庚
子此但合著被殺及贈官事 文思使文州刺史內侍

押班李舜舉領嘉州團練使

癸亥詔尙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尙書省檢具條例
上中書省又詔門下中書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
行下皆送尙書省施行著爲令 詳定官制所言定例
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從之翌日詔官告及奏鈔體式

令官制所取房元齡官告看詳改定以聞并癸亥詔翰
林醫官院改為翰林院醫官局使副已下如舊丁卯墨
朱史移入此詔六曹申尚書省送中書及過門下省
今從朱本文字皆隨事立日限即尚書省事應取旨者皆日具件

數錄目尾結

甲子中散大夫知陝州劉航為太僕卿方五路西討公
私不虞軍興諸州不知所措令佐荷校督民於田里民
多棄田宅至或自殺獨航在陝為政令期會如平時比
他州亦先集陝民深德之為立生祠於召伯祠旁 詔
趙濟比聞西賊人馬嘯聚熙河並邊猝有犇衝自宜預
慮可按省蘭州及定西城等處守禦器具孰備孰闕所
當調發無有後時之悔 林廣言準御前劄子封付臣

賞軍功告身宣劄等臣契勘隨軍出入與不顧死亡用
命之人恩賞即無等差并引戰擁隊將校等隊下獲級
所得酬獎比韓存寶奏功推賞不同詔引戰擁隊七級
與遷一資毋加等推賞至五資止餘止賜絹

乙丑林廣言伏見自來邊將領兵備敵前遣斥候以為
搜山遇敵傳報貴知先備內用弩手策白旂實為非計
緣弩手發機伫立方能殼弩白旗搜山惟險是登賊兵
惡白旗窮力追逐白旗既走弩手隨之不容殼弩臣愚
欲更用步兵弓手隨逐白旗遇敵必能相策從之 詔

梓州路轉運使承議郎苗時中遷兩官轉運判官承議
郎程之才奉議郎江衍各遷一官賞瀘州軍興不之功

也二月四日丙辰苗時中事或移見此

丙寅朝奉郎京東路轉運判官吳居厚為轉運副使居厚本傳遷運副下便云居厚即萊蕪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贖足一路按鼓鑄事在六年九月此時未也三年六月癸卯初除運判六年九月除待司天監麻算天文三制為使五月十四日云云可考

式三科令丞主簿並減罷以冬官正王賡言因減罷司天監官監倉草場門故增置三令丞主簿於職事無補故也 詔將下諸軍從軍前走回者並特免押赴軍前配逐處本城人員降一資 郵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奏本路經略副使种諤已到京朝見多日臣等至延州合要諤計議乞趣令前來詔諤限三日內起發密記十日事

丁卯上批付張頡廣南兵員率多新募人材綿軟不知戰鬪加之將官若肆輕易落賊姦便其理固宜初聞山獠人數不多然慮蜂蠆有毒亦不可忽乃聞都巡檢等

遇敵退卻未知存亡既能統率羣獠戰勝官軍則氣焰方熾未可輕也據本路即今兵將事力實未可深入窮討但責以嚴守山隘謹備而已卿宜處分差去將官依近降指揮切不得輕發有誤一路邊事仍根究死傷兵級以聞并十九日五月未此月辛酉 詔近諸司妄以非應奏請事輒奏者其以應申不申不應申而申輒受之者罪法申明之

戊辰詔自今臣僚朝拜諸陵除見任前任執政官許進湯餘止奠獻薦新不特拜 太宗正司言濟州防禦使叔充乞主奉本位祭祀事太常寺看詳太祖諸子及秦王下各已襲封主祭諸宮院時饗並於見存子孫中令最長一員相承主奉於理為順從之 上因論西事曰

兵不可不試當先其易者靈州之役士氣至今不挫者
由熙州成功故也然兵危事尤須嚴重近亡失兵夫殆
十萬張瑛進曰漢武用兵三十餘年唐太宗亦累年征
高麗士馬喪亡殆盡持心堅忍亦卒成功今陛下仁聖
但當訓練甲兵以疆國勢則驅之可無後悔
己已詔尚書侍郎奏事郎中員外郎番次隨上殿不得
獨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獨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選奏
事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隨祕書殿中
書省諸寺監長官視尚書貳丞以下視侍郎六曹於都
省稟事亦準此侍郎以下仍日過尚書聽議事 詳定
禮文所言宗廟行事奠副爵不特拜於禮為允批送太
常寺言儀禮特性饋食禮無配其筮尸之辭上曰適其

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禮有配其筮尸及祝辭則曰以某
妃配某氏蓋古者吉祭有配無配皆一尸而已其始也
祝洗酌奠於鉶南但有一爵及主人獻尸主婦亞獻賓
長三獻亦止一爵崔靈恩廣鄭氏周禮注意以謂王享
宗廟凡九酌裸朝踐饋食衍尸各二獻諸臣為獻而每
獻一爵蓋筵則同凡祝則同辭食則共牢俎豆之類皆
不兩陳而猶奠副爵於義無取所有祀儀僖祖翼祖宣
祖太祖室奠副爵一太宗真宗室奠副爵二仁宗室奠
副爵一伏請不行其祿享別廟皇后自如常禮從之
廣南西路言費萬為安化蠻所截詔經略司具蠻賊行
徑及捕殺次第根究費萬兵馬所在以聞時朝廷猶未
知萬戰死也 并十七日丁卯及七月初五日甲申 詔將

兵皆計所部多寡所亡所獲比析分釐定賞比聞諸將
討賊多率眾以自衛及至奏功即減數以就賞顯屬僥
冒自今出戰先以所部兵多寡奏黃上功狀即計所部
人所獲級以聞

辛未詔鄜延路安撫司權增公使錢萬緡

壬申詔遞馬券隸駕部令兵部尙書以下書押券頭

交趾郡王李乾德獻馴犀角象齒各五十又言廣源利

管下古旦峒首領儂勇及本峒民戶叛入邕州累牒邕

州不爲施行詔儂勇元非交趾所管歸明在交趾未納

降以前自是省戶理難給還儂勇事又見九月十五日

獻馴犀二承議郎吳潛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潛言

昨聞交州累來取索右江戶口臣與諳知安南事人測

度蠻情皆言三五年間必爲邊患乞訓練廣西土丁戒

敕邊備詔吳潛條析措置以聞十月戊戌廣南西路轉運

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乞指揮所屬官司處置或乞

選有膽勇使臣前來捕殺又言自宜州界出安化等州

擣賊巢穴遠者不過三百里宜融州土丁萬人素號得

力其中必有三二千人可以重賞使之蠻必效首矣上

曰默意欲用兵爾其爲人麤疎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

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

之旣興功乃見材費浸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

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致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如瀘州乞弟其初但爲索羅箇奔國骨

價復私怨爾王宣過分往救之爲乞弟所殺事遂張大
比及事平公私蕭然勞費天下大事蓋嘗起於至細章
惇曰天下事皆積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
日萬幾上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爲能圖於未形所以無
智名勇功其次於其幾兆而圖之則宜爲力其下事至
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或遂至於傾隕章
惇又曰善師者不陳蓋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
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
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先帝末年
孛見甚大有聲光芒掃墳墓熙甯八年十月彗見軫軫
長沙星朕以安南爲憂王安石以爲不足虞不閱月安
南叛前年彗出郎位沒於張去歲興西師乃去郎位是

事由朝廷本非敵人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
朝廷王安禮曰天示變則當靜以應之此古之所以消
伏者王珪曰天象旣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兵可以無悔
矣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眾人
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又曰
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繫措兵旣定則其他皆
粉澤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爲大事蓋事神治人莫
重於此上曰戎與兵異甲冑起戎蓋兵至於用則謂之
戎祭祀測鬼神之情狀爲難用兵測敵人之情狀爲難
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諸國遣將如親行不
勞而定子孫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禮曰太祖以不殺

得天下累聖皆不妄殺一人所以後世安榮上曰三代得天下雖以殺蓋有出於不得已而殺者然未若不得已而不殺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不得已而殺又曰前世爲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

珪曰國朝會要言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璪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上批近團結諸路廂軍除留京師外多已到涇原方沿邊用兵之際軍食至可寶惜不容冗食其間耗蠹滋甚遂下本路非甚急用者遣屯近襄州

癸酉鎮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王宗諤卒輟視朝二日臨奠之贈太尉韓王先是中書省擬封於魯上批魯乃祖封太宗皇帝下見有承嫡者傳襲干紊正統理極未便可改封故也太常擬諡博士王古曰寵祿光大曰榮慈惠愛親曰孝請諡曰榮孝尙書省集議以宗諤外招事權凌轢宗黨不應稱孝博士楊蟠曰欽事尊上曰恭請諡曰榮恭左僕射王珪曰以宗諤爲欽事

尊上義亦未安有司別定於是博士何洵直曰追悔前

過曰思諡曰榮思議乃定新紀書甲戌知桂州張頡言知瓊州劉威引惹黎人乞特責降

詔張頡選諳熟蠻獠事大使臣一員替劉威候到桂州

械繫劾之七月戊戌乙亥發運司奏夏麥大稔已下沿流拋糴須藉本錢應

副若更撥還內藏庫實有防闕乞賜展限三年上批觀其奏陳覲縷甚悉於理無容卻得趁麥價賤沿河收糴

充用其意止是推托認還之期故皆事欺罔其所奏可不行仰依元限送納給事中陸佃言三省樞密院文

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慮成重複上批可勘會差紊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先是故事詔旨皆付銀臺司

封駁官制既行猶循舊至是始罷之

丙子詔自今特旨衝替無公案者令中書隨特旨定事理輕重敘復者不以官高下並歸尚書刑部詔許彥

先與除轉運判官李君卿蔡洵各依元資序與合入差遣彥先等先因許將蘇頌知開封府日坐罪被責至是

以上批勘會姓名故皆復其職任彥先自監吉州酒稅得梓州路

丁丑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懷安等鎮寨覘夏國諸監軍司並僧道悉點集期以七月會於葫蘆河川欲寇涇

原本路廣州平野最為賊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昨行營出塞瑪伊克之捷殲其貴將虜中銜恨最深牒報理

或不妄若舉國入寇其兵將之眾不減三二十萬未知

本路何以禦之可大勝捷宜博謀諸將加以帥府方略
前具以聞 通直郎監察御史豐稷爲著作佐郎先是
稷言聞吳安持除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請囑檢
正官劉奉世庇相州失入馮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今
祥禫未除卽有恩命議者以謂執政家見有勒停衝替
子弟用安持爲例將以伸己之私臣竊惟陛下若稽經
訓修明官政將拔吉士光益治功豈特忘人之過以示
容德而方官制施行章惇以罔上爲門下侍郎王安禮
以穢德守尙書右丞以至六行尙書列曹侍郎諸司郎
官寺監丞主簿其間或以不實黜降或以贓私坐廢朝
廷不應輕法守略清議致謫籍之徒首與褒選萬世肇
新之官府爲罪人之淵藪四方臣庶何以視效甚非陛

下稽古建官之意夫邦家之光發揮於端實之君子而
消沮於智巧之小人選授之際尤在考擇如李士京韓
縝之嬖人韓宗文維之孱子爲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鍾
浚王安禮之佞人爲將作少監減罷知禮院葉祖洽司
農寺軍器都水監主簿頓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縱材誠
卑凡豈不優於宗文之徒與夫鍾浚之頗僻側媚有間
矣去取如此名實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職事官
所犯罪欲望令中書省條具事先重者稍放罷故有是
命 詳定官制所言御輦院乞依舊隸太僕寺其輿輦
及應供奉事隸殿中省牛羊司隸光祿寺其養牛乳牛
兵匠入牛羊司從之惟御輦院不隸省寺
戎寅客省使絳州防禦使曲珍爲懷州防禦使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皇城使丹州團練使李浦為東上閣門使甯州刺史高永能為榮州團練使皇城使寇偉為嘉州團練使鄜延路經略司上明堂川討蕩功也舊紀書省使曲珍敗夏人于明堂川新紀因之詔已拆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為名先是京索河水在汴南舊由汴隄上為槽北跨汴以過水然舟至即啟槽頗妨舟行時既導洛通汴乃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乃賜今名三月十八日考新書以葭蘆吳堡二寨隸石州詔在京秋閱賜諸軍銀器視元豐三年數付三帥給之無遣使本志五年事今附夏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秋七月辛巳廣西經略司言知宜州王奇與賊鬪失利賊兵退守大江回穴謀知溪峒蒙承想萬餘人欲攻思立寨已戒和斌據險拒之詔就差知沅州西上閣門使謝麟經制宜州溪峒事宜州軍在行者並聽麟節制委選官權領沅州并六月十七日初費萬既為蠻所襲經略司數移文責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賊萬餘人攻普義砦與官軍戰奇出遂敗尚有親兵數百或勸奇乘騎逃去奇輒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遂死之廣西經略司又言西南張蕃貢奉乞添至三百人

詔具合增數以聞其後本司奏故事以七十為額不可增遂罷 詔知環州西上閣門使張守約再任

王午以延州第六將主簿崔順孫為通直郎賞從軍功也 尚書省奏自五月一日奉行官制推原法意每事

講求緣其端本增立支節須纖悉備具即施用著明奉行以來於今踰月凡續降指揮申明條制雖未周詳僅

備大略竊慮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繕集為二策乞賜覆覈 都水監言大河水衝靈平埽已依前降朝旨決

大吳埽堤使水下流以紓危墊七年八月庚午呂希道罷澶州可考 詔罷大理寺官赴中書省讞案自今每歲一次本寺以見

在案盡數斷絕上中書取旨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廢夫人受形於天以法壞之故謂之肉刑揚子

曰肉刑之刑刑也周穆王訓刑大則五刑次則五宥又

次則贖凡十五等輕重有倫至漢文帝罷之若革秦之

敝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

失三代之時民有疆井分別圻域彰善癉惡人重遷徙

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

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猶未足以待故又有遠

近之別蓋先王教化明習俗成則肉刑不為過也四年十一月

月八日庚寅合參照

癸未詔重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其當差使臣監當處對

注選人 詔三省樞密院獨班奏事日不過三班遇三

省並獨班奏事日樞密院事當亟聞更展一班 涇原

本司元準朝旨招納丁壯五人賜絹二十匹其刺事蕃部招誘又接引管勾使臣未審如何分結詔經略使以當支絹數量元差人功力多寡分給淮南東路提點刑獄范鏜言宿州有賊四十餘人乞於淮西或開封府界將下募兵詔差彭鐸就淮西將下選募兵三百馬三十陳畱縣不係將下選募兵馬各三十捕之鐸孫弟已見甲申皇第九子生遣江夏郡王宗惠告於太廟舊紀書甲申皇子他生新紀不書太府寺言提市易司狀賒貸人戶所欠至多已得旨展限三年催納其先降指揮以催到分釐計數追奪酬獎請候至所展三年滿日施行上曰朝廷設市易法本要平準百貨蓋周官泉府之政官失其職一切賒貸公私頗不便之雖云有收息之數名存實亡今

已改用金銀鈔帛抵貨最為善法其元催致欠官吏重行追奪亦其宜也遂從之詔除名人前如京副使費

萬追復如京副使廣南經略司言萬死事故也張頡不能蚤慮蠻寇戎備不飭致失兵將令轉運司劾罪以聞

并六月十七又七月二日又八月詔鄜延路鈐轄兼第三副將劉紹

能移環慶路密記七月五日先是紹能為沈括種諤誣奏既遣

宇文昌齡鞫獄故有是命後二十七日詔紹能復歸鄜

延密記七月二十日明年正月乙丑獄乃竟五月十四日六月

十二月十七日五月十三日皆有紹能事今特書此月殿

前司言殿侍有千二百五人自補授至今不參班乞委諸路監司取索除蕃夷歸明獠人應仕本土及有專條

許留本處者及年小痼疾委官司保明聽依舊外餘並

發遣歸班仍立程限從之

乙酉賜廣西轉運司度僧牒二千供軍興

丙戌詔開封府推判官以下至開封祥符縣丞寄祿官

未陞朝者比類在京職事官並赴起居朝會 詔昨朝

廷大舉本意直擣興靈覆賊巢穴不為淺攻但取橫山

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保安軍順甯寨趨興靈至近

昨种諤等出界自東路綏德城二十二日方至白池而

歸師八日已入寨門不因王中正种諤初議進兵何因

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月日勞頓士馬橫費芻糧不

能成功仰具析以聞從徐禧所奏也四年十月批付沈括云种諤甚非善

計當考始諤還延州乞對論事章十一上乃聽之而禧與

李舜舉實來計議諤入見言橫山互表千里沃壤人物

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

皆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宿州於

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

中又修鹽州以據兩地之利如此橫山疆兵戰馬山澤

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

其次修築蘭會以盡橫山之地諤所論大略與沈括同

五月丙午五月十六日兩人嘗列奏矣及禧先至延州乞趣

諤還在道而括已變議從禧謂銀州故城不便捷置於

東南十餘里閒永樂埭上又議自永樂西接居延為大

小十二城以據山界多與諤始謀異至是禧又劾諤誤

軍道并及中正其實禧等不欲諤分其功也禧奏諤及中正據高

遵裕傳禧乞城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

康識言與兼提舉營田張大甯同議立法乞應新收復地差官以千字文分畫經界選知農事廂軍耕佃頃一人其部轄人員節級及雇助人功歲入賞罰並用熙河官莊法餘並召弓箭手人給二頃有馬者加五十畝營田每五十頃為一營差諳農事官一員勾當許本司不拘常制舉選人使臣請給依陝西路營田司法不滿五十頃委附近城寨官兼管月給食錢三千從之

丁亥朝散郎新除工部侍郎熊本為龍圖閣待制知桂

州本自廣州召還未至會宜州蠻擾邊故改是命代張

頡也七年五月十二日賜詔詔朝奉郎王競知宿州

如能修職事屏除賊盜當別加選擢六年正月賜徐州

度僧牒五十修城及官舍從知州孫覺請也 司勳言

梓州路轉運司保明瀘州應副軍期官等出界冒險以

至蕩平實有勤勞詔入箐逐等並依林廣下勾當公事

軍主簿例優等不理選限試監簿依特奏名同三禮推

恩攝官出界比入箐第降一等第三等陞半年名次界

首逐等陞一季名次軍大將並比折減磨勘年內勒停

人候敘用日準此入箐在夷界死各賜絹百匹入箐回

死六十匹出界回死四十匹 詔譯經潤文使同譯經

潤文並罷自今令禮部尚書領之廢譯經使司印 詔

應冠尚書字者官司並申狀門下中書外省準此

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

當選築於永樂埭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

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

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
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
始煩費不貲蓋有不關禦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堅
守備則賊不敢攻兵眾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
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
已有其地舊來邊寨乃在腹裏他日建州亦未為晚已
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球聲塔平移市石堡烏延至長
城領置六寨自貝旺川稜美默特置圍羅帕克川布尼
雅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
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堡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
一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圍務要占盡地勢以為
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處

則隨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險可以峻削為城工料但如

所約可足從之

沈括自誌云前此詔諸帥圖所以翦夏

阻勝則進則絕幕而去使進有石堡之阻則幕南不

可以宿師大幕昔為賊守者乃今為我用也朝廷遣徐

禧李舜舉來計議禧乃欲先永樂以陷其腹心括以謂

永樂賊所必爭路險而遠勝不能相維敗不足相救非

戰守之利也必欲城連然後永樂自石堡始次羅帕克

蟻封而東壘章山連皆樂成之功也卒然禧議按神

可就議之三月諸將未嘗以城永樂為非既敗乃為

言耳今不取五月二十六日初遣禧等舊紀書此

戊子城永樂新紀于八月甲戌乃書城永樂

史中丞舒亶舉任言事或察官十員新紀書此

察差團結廂軍三萬人令團結官押赴廊延路聽李稷

賦功 詔廊延路修寨兵馬依出界例賜特支

己丑馬軍都虞候衛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林廣卒廣

還自瀘南會西邊用兵廣復上章請對面陳方略且言

實食台通監長編 卷三百二十一

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諸將存寶不至於死於是遣廣還舊任疽發頸卒於道廣為將持重善馭眾士卒樂為之用然在瀘南以敕榜招蠻出降而殺之及卒頸遂斷人以為殺降之報云

辛卯考功員外郎蔡京言奉詔編中書御筆手詔凡千

三百四十六事自治平四年抵熙甯十年為二十一冊

乞頒付中書省從之元豐元年正月十六日辛卯京初建言 鄜延路經

略司言據捕獲蕃部策木多伊克稱本弓箭手十年前

為西賊所俘隸牙頭祇候殿直屈埋下昨聞牙頭點集

十二監軍司兵欲往鄜延詔策木多伊克慮是西界首

領因捕獲虛稱在屈埋下令經略司究實及取問西界

事以聞

壬辰賜河北東路提舉司度僧牒千兌錢與黃河隄防

司應副新河 詔刑部貼例擬公案並用奏鈔其大理

寺進呈公案更不上殿並斷訖送刑部貼例不可比用

及罪不應法輕重當取裁者上中書省 河東路經略

司言甯府寨監押三班奉職張天翼隨高遵裕攻靈州

戰沒緣邊覘知西賊已送天翼與契丹詔王居卿羈縻

天翼家屬具人數以聞又詔假店宅務屋十五間令開

封府保管後詔其子並聽先以陣亡推恩

癸巳樞密院言淮南羣賊驅虜良民經歷數州彭鐸追

捕未得欲下本路募人告捕獲首領賞錢六百千與班

行次首領三百千徒伴能自殺捕準此上批范鏜奏今

月戊子追迹羣賊於傅家曲斬捕淨盡可更不須指揮

今月戊子乃

七月九日

詔王中正罷入內副都知并皇城司為

昭宣使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仍放謝辭任便居

住徐禧奏中正行軍避直就迂詔中正分析而中正亦

自言目病乞罷內職故有是命 詔應臺察事並由尙

書省取索事小者先約法送中書省取旨 詔諸改官

於官名應避者擬以次官資品恩數並依合改官法

詔蘭州所修城櫓等未畢功料今防秋之時令趙濟雇

募人修築七日畢功城蘭州始議制度宏大王安禮日

守上日卿欲奔蘭州邪安禮日蘭州不可棄也臣以謂

工役省則用力專曠日暴眾則羌人得以乘其懈城苟

堅峻雖小可恃如其窳也雖大奚補未幾邊臣奏減

蘭州制度果如安禮言此據安禮行狀附見當考

乙未詔景靈宮成歲時朝拜薦獻之禮其令禮官閣門

參酌條上八月庚申條上 詔廣南西路安撫司措置宜州溪

峒司已錄付見行陝西賞功格據前後官推賞及具當

降宣劄者以聞 葭蘆吳堡寨各招置蕃落二百人

夔州路轉運判官席汝明言奉朝旨據彭孫結納義軍

指揮使菊曩二菊曩大把截將王用祥已捕獲射殺魏

從革獠人木八言有未獲獠人木琴大木琴二木鷓菊

曩二等自效必能捕獲令席汝明應接施行即遣差使

馮正符同王用祥說諭朝旨授菊曩二三班借職今據

菊曩二斬木鷓首級其菊曩二菊曩大自投順向化能

不顧逆黨唇齒用命禽賊實著勤效其射殺魏從革獠

賊四人已獲半差使馮正符昨以諳熟夷情差權歸正

寨監押就令勾當二十七次將命菊曩二等部族小心

辦事先詳酌推恩詔菊曩二除右班殿直南平軍夷界

賈宜合通監長編卷三十一

巡檢菊曩大王用祥皆為義軍指揮使馮正符遷一資
為歸正寨監押去年八月辛巳二十七日又十二月甲戌二十日又明年閏六月戊寅四日
可先是瀘南用兵林廣為統帥朝廷遣彭孫繼之而稟
命於廣孫惡其隸廣也乃詭曰乞弟巢穴在瀘南之西
南若由南平趨播州以往則出其不意宜有功朝廷從
之知南平軍魏從革受孫命率兵治道木琴等駭其至
起兵殺漢軍射從革以死一路驚擾議者皆謂夷殺漢
將當發兵討捕汝明獨請於朝曰木琴非與乞弟同惡
者不意漢兵猝至而致此釁若官軍出討則是又生一
乞弟矣臣以為宜募他族使圖之則無大費而罪人得
朝廷以為然顓委汝明召其渠菊曩等入臥內解帶推
食以示恩信不數月菊曩斬木琴首以獻上嘉之進官

一等

此據呂大防墓誌當考或附汝明進官時

上謂輔臣曰唐明皇晚年

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無前世離宮別館游豫奢侈之
事非特不為亦無餘力可為也蓋北有強敵西有黠羌
朝廷汲汲枝梧不暇然二敵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
有行國自古外裔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比之漢
唐尤強盛也

丙申誠州言先奉朝旨令淮南等路刺配罪人三百前
來自後止配軍士四人望許令諸路廂軍投換從之

通直郎張堯上言夏人未伏天討多歷年所陛下奮發
神武再興王師去歲進討隳城卻敵攻敗之利已有成
形雖興靈未拔戎人困於蹂踐此人事已得之矣兵不
厭詐臣請言其失招降之信不立要害之地不城責師

之律未明賞功之惠已厚統制之權不一饋餉之法未
講古者懷致要荒莫如恩信夏國悖亂其眾離心今日
之勢正當以恩信招徠之時竊見邊將出師首級之賞
厚招降之賞薄故拔戈就降之寇皆斬級而進利之所
在勢所必趨然於國家之計其失大矣臣欲乞明降朝
旨戒勵將士生降之人與首級之賞相若降人得存撫
之利彼將扶老攜幼以歸聖化臣故曰立招降之信夏
人百年強盛力足以抗中國者其勢在山界山界地沃
民勁可耕可戰自王師之出夏人盡驅丁壯於河外以
固巢穴今可度其控扼之處急爲堡障然後築銀夏宥
州以及洪鹽取鹽鐵之利以實邊粟通請遠修韋川下
瞰平漠靈武之壁可拔也昨大軍之還不慮此爲後圖

臣故曰城要害之地夫用智分則其慮疎用力分則其
氣奪昨經俘擄殘敝已甚臣謂宜因此時分定山界付
之諸帥議定可建城寨以次興築嚴立期限責以成功
乘機擣虛數路並進使敵不知所應今朝廷之議未定
諸路未知所向臣故曰責師之律未明將士前敵效命
誠國家厚賞所激若使之常有所冀則進而不已旣足
其欲彼將圖全臣以將帥之賞不當以首級爲效必得
其城取其地獲其渠長及大克捷乃優以官賞不然徒
累首級遂致大官此邊將所以玩寇自封甚大患也臣
故曰賞功之惠已厚法令不一人將無所措手足況邊
機兵行之際乎此曰可進彼曰可止此曰可降彼曰可
殺取捨紛亂間不容髮臨敵敗謀臣竊爲陛下惜之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臣論統制之權臣已言增築山界漸據要害以圖進討則諸路修置城壘於今爲先所築以次則相去不遠饋糧之法不勞遠齎頗增粟直計地里之費則商人奔走塞下不待驅而自致與向之募夫其利相遠矣故臣論饋餉之法六者西邊今日之勢也爲陛下略舉之矣然臣又將有所深言之趙德明之死元昊之齒未壯也朝廷務於姑息豢養旣成跋扈難制所謂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今夏人亂亡無日不可以曠日稽誅憚而不爲三數年間復爲邊患則國家西顧憂未有艾也惟陛下力行之爾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當今之時則不可失也上批送中書省乃擢堯通判環州

張堯何許人當考
六月辛亥已見

丁酉李憲言西賊盤泊所在惟鐵毛天都二山及沒煙葫蘆河數處嘯聚不下數萬爲今之慮須令苗授李浩將兵於定西城蘭州照應臣部勒三四軍會熙秦之師直擣鐵毛山諤格什若賊兵退保天都卽并兵進討所謀置城寨候出境隨機處畫可則興築不可則旋師如言可采除更不追郵延環慶差兵夫外餘並乞仍舊施行乃可集事詔李憲所圖至小奏乞朝廷應副事大令依六月詔罷涇原路經略制置使歸熙河蘭會路都大經略司候過防秋赴闕二十九日已酉李憲請發關中民運糧蘭州爲五月之儲朝廷將從之王安禮曰臣聞靈州之役役夫被斫植立而不動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關輔以西丁壯轉徙物價昂踴乃欲調難

用之夫輦至貴之物橫絕賊壤未見其可臣竊料蘭州
戎兵其數未多果可以守則見糧猶足為用以為不然
則邊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為難其後改
用卒夫以時運之此據安禮行狀當考續給空名宣頭百付河
東路經略司

戊戌詔涇原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
略制置司據諸路上所聞賊馬頗屯並塞兼郵延路見
議進城山界須諸路兵馬聲援令涇原於鎮戎定川熙
甯高平寨各駐一軍委劉昌祚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
上環慶於大順城荔原柔遠安疆寨各駐一將令經略
司委近上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二萬以上熙河路蘭州
已東昨擬修堡子內三處未曾興工仰都大經制司相

度那移本路將兵因今來防秋之際不妨就便以郵延
差到廂軍興役未知便否及轉運使可與不可應副仰
一面計會相度施行密記二萬以上其後別有
詔以今年六月并七月令張頡劾知瓊州劉威及威具
析並廣西轉運司奏威功狀威奏鹽柵二狀並錄送吳
潛考實以聞先是張頡奏威引惹蠻人生事詔劾之而
轉運司奏乞推賞繼威又自陳修柵畢工洞首符楫皆
納罪請降不敢擅據其地故改命潛究其同異六月壬申甲戌

又九月

辛卯

庚子通直郎考功員外郎蔡京為起居郎仍同詳定官
制京前為官制所檢討文字於是上批京久在官制所
諳知創法本末其弟卞雖見充詳定緣係暫置官局所

職止於看詳文字別無政事關由雖兄弟共處理亦無

害故也 閣門通事舍人崔象先周宥並為禮賓副使

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以上批舊給事東宮故也甲子月

劾任滯十一月丙申取西京左藏庫使吉州刺史內

侍副都知石得一為入內副都知東作坊使嘉州刺史

帶御器械劉有方為內侍押班仍詔自今遷補都知押

班並三省樞密院同取旨三月乙未已有詔自今入內

樞密同進呈又十一月乙詔開封府界團教場簿籍

記保甲事藝其紙劄并雇直未知從何出辦提舉司可

具析以聞先是緣教習保甲費皆從官給獨此無所從

出上恐其擾故雖小亦令究治大理寺斷絕公案官吏

其賜四百千次第均給之 御史王巨言昨廢廣濟河

輦運自清河轉淮汴入京臣每見累官京東博知利害

者詢之皆以謂未便如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

汴遠近險易較然有殊望更體量詔令轉運提點刑獄

提舉輦運司以舊廣濟河并合清河行運比較利害年五

二月十日廣西轉運司言安化州蠻為寇乞權禁止

入省地賣買詔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經制宜州溪峒

司相度指揮 補徐州甯淮指揮軍員龐德子為三班

差使賜名嗣忠以德捕殺強賊為賊所害也 涇原路

經略司言三川寨巡檢王貴輕易領兵過壕與西賊鬪

敵致傷折多詔獲級傷折人依格推賞 河北路都轉

運使蹇周輔言江南西路通般廣鹽臣始奏畫立法今

虔州南安軍推行方及半年已收息錢十四萬緡茲實

已成之效又言定州修倉已見功緒上批方今西師在邊其北面軍實正宜晦藏形迹以杜彼疑令蹇周輔謹密毋得張皇所差出官常作已意誠之

辛丑洪州奏自更定鹽法新添鹽錢並合起發赴京深慮遲滯乞先次出賣新鹽然後趁辦舊課庶可及期裝發上批本路新額鹽課並係朝廷指揮準爲邊糧糴本之用歲歲常須登辦仍須及期經制到京趁時糴入遂從之 涇原路經略司言管押歸順部長訛麥等二十五人赴闕以上批昨行營出界及塞下招納夏人部長及羌巢使令之人自歸順後有功者可令押赴闕引見故也後訛麥遷皇城使本族巡檢餘馬池特阿香等皆遷官賜袍笏銀帶有差 詔自今臣僚上殿劄子並進

呈取旨先是三省樞密院或不以進呈直寢之故有是詔

壬寅詔六鄜延路見修六寨其長城嶺寨以西接連環慶路金湯白豹已指揮環慶路差三萬人並邊照應若別有興作卽是虛勞軍馬令徐禧沈括計議其當進築城寨處與曾布議定以聞 賜廣南西路轉運司度僧牒二千糴宜融州軍糧 詔彭孫功與罪相當其賞罰各不行時孫出界亡失正軍當降兩官斬獲首級當陞兩官以功贖過故也 皇城使涇原路鈐轄姚麟知鎮戎軍 詔諸門令商稅院統轄 蘭州置馬軍廣稅兩指揮步軍保捷兩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保甯兩指揮各以四百人爲額牢城一指揮仍許諸軍投換 賜陝

西路轉運司銀絹各二十萬錢鈔三十萬應副郵延路計議邊事所用度從判官李稷請也時計議邊事所又乞錢百萬緡工四千人熟鐵五萬斤牛馬皮萬張車

二千乘義勇保甲萬人遞馬百匹亦從之

癸卯詔乞弟逃竄其地已賜羅氏鬼主鋪永令知歸徠

州及令楊光震兄弟并法取落務嫂等蠻會合掩襲所

獲夷戶令自爲主如獲乞弟即依朝旨推賞令瀘南安

撫司常舉行 吏部言立到選官格各隨所任職事以

入仕功狀立格如選巡檢捕盜之官則以武舉策義武

學生或因臣僚以武略薦或自陳兵略得出身之人他

倣此從之 詔御輦院既未有所隸宜令專達時上欲

釐正殿中省職事置六尚如唐故事度禁中未有置省

之所且未違也故有是詔王鞏甲申雜記云初議官制

中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

無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省官在側以御衣遮手徐

顧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

陳續刑部嘗與官制局時在省且附見

甲辰汝州防禦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爲晉州觀察使

詔敘復不以官高下並歸尚書刑部內合取旨及職任

非吏部並上中書省

丙午詔涇原路安撫制置司使所辟置官屬與所奏乞

事悉罷 詔自今外取堂後官供職及五期乃聽出職

簡將領詣宜州聽麟節制 詔彭孫權涇原路鈐轄充

經制宜州溪峒司準備將領就差知欽州供備副使李

時亮知瓊州衝替劉威仍劄與李時亮昨以劉威擅討
黎人引惹邊事當用心懷撫早令安帖七月辛巳劄威

十二月丁卯彭孫
責金州監當考

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兩紀並書
燕修史官賜南外

都水監丞司度僧牒六十備廣武上下埽 詔進呈衣

糧樣舊屬左藏庫及倉界自今衣樣歸太府寺糧樣歸

司農寺

戊申詔應緣支給軍賞物帛乞取者論如河倉法與者

並坐 詔河北都轉運司借支澶州封樁軍糧五萬石

特除之自今河北三州封樁軍糧如敢請借支者依擅

支封樁錢物法 詔已置瀘南安撫司其遂州鈐轄司

事並隨安撫司移瀘州并四月十九日大觀二年六月
八日瀘南安撫司奏請乃四月

十九日

詔熙河路自今如不用條詔擅役將下兵毋
得應副以李浩擅役令般木踏塹故也 詔諸司文字

上下並申六曹

己酉涇原路經略司言牒報西界十二監軍司人馬齎

五月糧於葫蘆河點集國母小大王七月末過黃河欲

以八月克日寇鎮戎軍大川詔留李憲且在涇原照管

邊面速遣人深入覘候如有實狀即追秦鳳熙河先團

結諸將兵馬及環慶二萬人騎令姚兕統領合力驅逐

毋失機會又須得其要領乃可進師令蘭州嚴行隄備

并詔環慶秦鳳熙河蘭會經略司應李憲追兵如敢妄

有占留發遣遲緩者當行軍法先是謀言秉常久被囚

閉今又言國母小大王同過河時亦莫知其實丁酉先
令憲赴

關 太宗正司言忠國夫人馮氏乞依熙甯二年春葬承範冬葬允弼例乘凶葬夫宗諤太史局言今年五月葬勝王若又葬豫章郡王據地理新書一年不可再葬詔依太史局所定 太常寺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於明堂推以配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臣等以類推之猶有未盡者謹案周頌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本朝啟蟄而雩有司尚緣近制皆以羣臣從祀恐與今詔意不同臣等伏乞將來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配餘從祀羣神悉罷以明事天不二又言據禮雩壇在國南今寓園丘非是乞改築從之舊紀書己酉始建雩壇祀上帝以太宗配新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八月庚戌朔詔工部郎中范子奇與都水監同相度滑州天臺埽衛州齊賈上埽如浮梁壅遏水勢權拆去以聞工部言二埽危急故也 封御侍武氏為才人 詔吏部限三日選差團教保甲巡檢巡教使臣

一十九人赴永興軍路 詳定官制所言尚書省施行

政令分屬六曹之事都省總之或有稽違所當察舉而

任其責今擬立法諸六曹事有稽違而不察舉者以律

上官案省不覺坐之令僕丞為一等左右司為一等都

司主事為一等令史以下為一等從之朱本云無施行

辛亥詔酒行下戶部罰麴錢除三分中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河北轉運司言準朝旨令兵部以三路自置保甲後教過年分實費錢糧哀取一年數為自今封椿額充保甲支費勘會保甲冬教錢糧朝廷已不封椿今悉令本司承認慮久遠不能供億詔自元豐四年降指揮後封椿陝西河東準此 河東經略司言麟州神木堡與西賊鬪敵監押賈默以眾先退致賊殺巡檢高素詔河東轉運司劾罪舊紀書辛亥夏人寇麟州神木新權發遣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吳潛乞遣陝西路軍馬五七百騎戍桂林詔差在京馬軍兩指揮 涇原路制置司行營總管劉昌祚言昨本路兵出界抵磨礪隘賊兵負險拒敵禽其首領斬首級三千獲人口孳畜萬數

每遇大敵常獲全勝後諸將聽高遵裕節制但聚為一軍不往外援師老退還臣蒙恩薄責累及諸將蓋各有亡失分數緣內有攻城傷殘飢殍拖後人數不少即非戰敗亡失伏望矜察諸將總兵深入累獲勝捷量推恩賞詔磨礪隘得功將副朝廷於賞格特加等其亡失人兵會計帳數等第降罰即與諸路同法所有軍前死傷以故不能自還不會入亡失之數劄與劉昌祚知 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蠻人蒙光但言賣板木於宜州都監等不依例給見錢上批送謝麟麥文昞依公體量不得以路由桂州為張頡所惑致移易事實七月詔判司農寺曾孝寬罰銅八斤丞王端臣主簿莫士先各十斤以申條制不當故也

壬子天平節度使均國公傭為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此兩紀並書

節度儀戶部言日者鹽鈔數多價賤難售相度所支

陝西五路計置軍儲鈔計二百萬緡鈔內隨逐路所得

各減半凡百萬緡其逐路糴買糧草錢即於減罷椿還

陝西見錢鈔末鹽錢內隨數分與逐路令商人入便從

之祕書省言宗正寺修上玉牒借登位以來至熙甯

十年起居注時政記日麻照用檢會無許借指揮詔宗

正寺官就祕書省修定涇原路經略司言秦州甘谷

城歸順文思副使卜聚瑪伊克手下部落軍使巴雅爾

等二十九人馬二十三匹走回西界已追逐捕獲乞下

提舉蕃部司同體量以董戩進奉人經沁伊達木凌節

為瓜州團練使阿克信為靜州刺史各增賜茶綵賞軍
前功也

癸丑詔熙河秦鳳兩路買馬切見買逐等馬價畫一取

索劄付經沁伊達木凌節等令使臣入告諭權管勾

同經制熙河蘭會等路邊防財用趙濟言臣以七月甲

辰至熨斗坪聞得癸卯不覺西賊五百餘騎至堡外殺

漢蕃人口驅掩土馬而去及諜知鐵牟山嘯聚已數萬

欲以本路及涇原秦鳳漢蕃兵約日出其不意會合掩

擊詔涇原路經略制置司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如

規候有實度兵力可勝即便宜施行詔故豫章郡王

宗諤子仲營等轉一官女已封郡君者封縣主未有封

邑者封郡君詔三省樞密院祕書殿中內侍入內

省

侍省聽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御史
分六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無所隸
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甲寅詔知穎昌府資政殿學士韓維再任為丁巳日曾

賜蕃官皇城使訛麥以下二十五人物帛有差熙

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言本路努札川伽羅總二城堡

未築已相度因今防秋興工省財力而辨事已牒李察

合團結河東京西廂軍九千接續應副從之詔河東

轉運判官蔡煜專管勾每年入中或移稅糴從便計置

軍糧十萬石於吳堡寨永甯關封椿斗不得過五百十

其價錢於絳州垣曲監撥還仍令陝西轉運司計置運

入米脂寨卽不得兌充吳堡寨永甯關經費饒州景

德鎮置葢窰博易務從宣義郎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
事余堯臣請也

乙卯以文思副使曹識女始興郡君封同安郡夫人以

上批先育於慶壽宮故也封御侍林氏為永嘉郡君

詔執政官退朝上馬宰臣於樞密院隔門內知樞密

院以下於隔門外都堂聚議退左丞於門下侍郎廳右

丞於中書侍郎廳涇原路制置司行營總管劉昌祚

言已至鎮戎軍乞量賜公使錢詔給二千緡七月二十

朱本創書昌祚為涇原總管此猶帶制置司行營恐朱

本誤也七月雖有旨罷制置司官屬其實李憲尚在涇

原領制置使如故十月十四日辛酉憲自涇原歸熙河

制置司行營專為 鄜延路總管曲珍率兵出界討明堂
川部將皇城使資州團練使李德明所部五十人折外

獲三十六級獲及七分詔二子與三班奉職一孫與三

班借職

丙辰詔自今內批指揮如別無奏稟更不進呈 詔夷

門山樊家岡并向外百步內及角橋東以南至岡自今

毋得葬埋令開封祥符兩縣覺察先是司天監主簿亢

天經言夷門山屬國音主山福德生王之方三男陽氣

之位岡之山多民庶墳墓死氣津灌岡脉則為尸厭近

鄆王薨此其驗也若因鄆王葬盡遷岡上墳墓補其闕

陷則永除妖咎之根矣下其事令提舉司天監所集議

定奪圍禁步數以聞後開封府言如天經奏則墳墓當

徙者十三萬有畸詔別聽旨後卒不徙而有是詔 亢天

請在四年九月丁亥今依朱本并入此四年四月辛酉

當參照葬鄆王乃四年九月丁酉日官亢天經建言四

郊出庶墳墓迫近都城不利於國嗣有詔悉令改卜且

計其數無慮十萬中外懼詔不知所出知開封府王安

禮因見白上曰陛下以周文王為聖乎曰然曰文王卜

世三十亦不過掩骼埋胔而已未聞遷人之塚以利其

嗣者臣請陛下莫如師文王上惻然 開封縣言養馬

為罷此據王安禮行狀附見或削去

戶未審止以屋業為物力或通計營運財物祥符縣言

自頒養馬令民買馬後質賣家產或於市易務拘管抵

當未審合與不合養馬詔以屋契錢數並屋租為物力

隱匿契者以鹽稅為定如有質賣馬亦隨之若已抵當

或因事在官拘管本戶不得課利者驗實與免 二月五

云云并九月十四日又七年二月八日又二十日又

三月二日十三日當考 王安禮行狀云京師坊郭戶率

以家貲二千緡畜馬一匹謂之戶馬有訴于堂者安禮

甚眾此事與此相關須更詳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合附

彼府界戶馬並以家產鹽稅為定恐安禮行狀云云合附

者累訴於庭安禮既為執政言於上曰市易之法行之已久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又有罰息方天下無事而行法之弊民至困窮竊為朝廷惜之臣願陛下渙然下詔蠲其罰息則天下幸甚上曰卿言有理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詔使大姓以限輸納除其罰息安禮退批詔語加內外字蔡確曰方上有旨時無外字公欲增詔耶安禮曰亦不指言內字卒加之此據行時京城置堆塚場物貨居積商賈患之安禮奏曰堆塚所獲之息既微而商稅正額必損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富國之實願罷之上曰卿可否與馮景謀景內侍也實總其事既而會其息緡不滿十萬上曰近聞市易變染幣帛此誠可鄙千金之子猶恥居肆況朝廷乎上且有意於改作會

有沮滯者其事竟寢

此據安禮行狀當考

應諸處廣濟橋道並

隸都水監

丁巳詔翰林學士獨員三直免一宿

詔中書舍人曾

鞏罰銅十斤先是知穎昌府韓維再任鞏草制詞稱維曰純明直諒練達今古先帝所遺以輔朕躬又曰參角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教而勸農桑以追參於前烈皆爾素學其尙懋哉上批維不知事君之義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謂純明直諒姑以藩邸舊恩使守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復送中書省改詞行下故罰之

韓維再任穎昌在此月甲寅

戊午詔付鄜延路計議邊事司承受文字張禹勤應短

兵相接惟是刀斧取勝可一面指揮沈括近降劈陣大
斧五千可令諸將選擇銳兵授之仍面諭徐禧等今既
同預總兵要在拊御士卒均甘苦平賞罰力行前日垂
拱之言竚待奇績也 命樞密院副都承旨客省副使
張山甫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惟簡案閱提舉河
北路保甲司所教大保長武藝其承受並監視案閱令
入內內侍省差內臣六員 詔鄜延路諸招納歸順蕃
部壯人十人老少婦女四十人並遷一資十歲以下不
計累遷不得過三資卽不及與減磨勘年不及減年及
遷資止每一壯人支絹四疋老少婦女一疋殺降人者
許人告每人賞錢三十千至百人止告殺五人以上者
仍遷一資殺降人者斬

庚申上以疾不御前後殿

兩紀並書庚申上有疾墨本

丑而至于戊約數尺師次綏德城朱本改癸丑爲己未
按庚申八月十一日癸丑八月四日己未八月十日壬
戌乃八月十三日不應先繫之庚申朱墨本皆誤
今削去兼師次綏德城其日亦與它書不同當考 修

定景靈宮儀注所言案周官四時之祭皆於首時蓋君

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

月吉日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素饌神

御殿止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獻薦參酌朝謁

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雜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從

兩紀並書詔歲以四
月孟朝獻景靈宮 鄜延路經略司言漢戶及歸

明界弓箭手自買馬乞依蕃弓箭手例每匹給撫養庫

絹五匹爲賞從之環慶路準此 永興軍等路提點刑

獄司言本路十八州軍多未獲彊劫賊盜卽無立定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額捉賊賞錢增給欲乞以四千緡為額從之仍給場務
錢每歲永興兵五百千河中陝府同華耀商州各三百
千虢解邠鄜州各二百千延慶甯丹州各百五十千環

坊州保安軍各百千

壬戌上御殿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知太原府後七日又

加大學士先是惠卿知延州將滿三年有詔除資政殿

大學士再任方辭免會以喪去於是復申前命乙巳加

殿今并書十月徐禧李舜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

州蕃漢十餘軍所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李浦將

前軍呂真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

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饋餉治版築而謀畫進止禧實專

決括與同而已發延州日據御集餘悉據張舜民永樂

子發延州禧素惡种諤此據既定議而諤還自京師極

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毀

成事諤曰城之必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

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不可

與偕行有詔留諤守延州此據令禧護諸將往城括移

經略府並寨以濟軍用括此據是日次綏德城王戌也

癸亥上以初康復不御前後殿供奉官閣門祇候權

知橫州温杲知欽州知安州滕甫言內供奉謝禮奉

旨買紅花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產止二萬

斤耳恐不足數上亟詔寢之隨州產紅蛾資其毒以

為箭藥州縣承命甚嚴民有自殺者王安禮以為言上

責台重監編卷三十一

曰此非朕思玩徒欲爲兵器衛社稷耳安禮曰陛下平日喜孟子獨不聞民爲貴社稷次之之說乎且紅蛾箭鏃之資其爲利也微卽不得於社稷未有害也就使有利亦望陛下以民爲先上首肯之

禮州紅蛾事據王安禮行狀附紅花後當

庚午上御殿詔詮試中上等二人第一人循一資第二人占射差遣一次中等七十九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二百二十六人注官

辛未知太原府天章閣待制王居卿知瀛州尋復故知瀛州承議郎寶文閣待制韓忠彥爲遼主生辰使引進使榮州團練使曹評副之朝奉郎守禮部郎中劉贊爲正旦使內殿承制張赴副之後三日以忠彥試給事

中忠彥辭使遼曰臣嘗使遼矣若復往無乃使敵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乎上曰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遼人使趙資睦迂因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固小役也何問爲使參知政事王言敷燕於館言敷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忠彥曰夏人之罪中國旣以報北朝矣盍取而視諸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何如如此則南北之好可保也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連拒言敷及還資睦曰先侍中之制置西事有攻策今取城砦數十使侍中而及見之快可知也忠彥歸上遣中使勞問面賜嘉獎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鳳州團練使种諤降授文州刺史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王中正降授嘉州團練使以上批昨大兵出界种諤迂路舍

取直之利可降一官王中正不審議道路迂直利害及
 不討蕩左相地方賊黨可降兩官並不用敘復法故也
 初令諤分析諤乃言橫山之勁兵在東先時已聞賊據
 米脂及銀夏等處故我迎其鋒敗之軍聲既振千里之
 行無敢抗者若由西路取直雖近巢穴大敵出於前重
 兵攝於後則有背腹之憂矣不知何以禦此此據范育
起作神太尉傳乃云坐徐 詔皇城使昭州刺史帶御
勳事降文州刺史當考 器械廣南西路鈐轄和斌同經制宜州溪峒 詔內殿
 崇班股貴攻靈州中箭死特支銀五十兩絹八十疋錢
 八十千二子希斌與三班奉職希演與借職
 壬申詔付張禹勤今出兵塞外欲日聞動靜可詳說軍
 事逐日侵星發奏若有事宜即不以時飛奏 詔罷增

減幕職州縣官俸先是有旨令吏部以繁簡減天下選
 人俸錢而吏部以事簡則僻遠而員少事繁則當要而
 員多遠則人不願行要則趨之者眾俸錢不可減遂寢
 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鞏言熙甯中外都水監丞程
 昉於真定府滹沱河中渡繫浮橋比舊增費數倍又非
 形勢控扼虛占使臣兵員乞皆罷之每歲八九月修板
 橋至四五月防河折去權用船渡從之 編修軍器什
 物法制所言準朝旨應將敕所載軍器什物擇其精緻
 者修為法式本所據軍器監弓弩作尹抃見造插稍弓
 工料閤守勲所定模則法度最為詳密乞更舊造弓法
 從之 權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趙楊等言巡歷至誠州
 城池樓櫓足以保民無患上江多星銅鼓羊鎮等團並

至城下貿易可漸招撫置城寨及下湖湖南路安撫轉運司委知邵州關杞於蒔竹縣招諭芙蓉石驛未歸明人戶詔且令招納未得置城寨

甲戌張禹勤上言師次永樂川第四埭明日經略使沈括與轉運使李稷爭使臣不協徐禧為分畫令稷止應副修城用度其修城並聽括節制乃平是日永樂城始興工此據九月九日御集並實錄九月六日奏新紀亦書甲戌城永樂舊紀則於七月戊子書之

乙亥高陽關路安撫使韓忠彥言轉運司欲移乾甯軍於滄州乾符寨廢軍為縣以避河患人不以為便知滄州趙瞻亦言乾甯民心恟懼皆謂河水頗已順行又增隄防數倍堅固移軍實有害無利乞速罷以安邊民從之

環慶路經略使曾布言洛原故城可以建一城白

豹和市可以建一寨官馬川可以建一堡從之令李察應副候郵延兵勢相接方興版築

丙子詔應緣修城開壕事並許雇募

戊寅河決原武埽兩紀並知樞密院孫固乞解機務

授陳或潁州詔答不允此據御集乃八月事固子樸野衝替在三年八月

九月己卯朔上不豫罷朝三日詔中書省事應面奏者以狀擬進

壬午再罷朝五日分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

癸未張禹勤言謀報西賊發六監軍司兵次銀州川沈括徐禧見戒勒諸將分定戰地

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敵數來爭皆敗去及是畢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思誼雷兵守城此據沈括自誌曲珍總行

營護作樓櫓治廬舍與李稷俱留城中先是西夏調民為兵十丁取九得三十萬人齎百日糧屯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樂乃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徐禧等皆不信且曰賊若大至是吾立功之秋也上賜禧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恐沈括分其功謂括曰城略已就矣當與存中歸延州括從之

乙酉禧括及舜舉以兵八千人俱還米脂此據司馬記

謀言敵聚兵甚急珍以他詞諷禧等先還按禧非敵騎可以它詞諷者其還米脂特不欲括留耳今不取敵騎

尋自明堂川入駐寨城側與夏州烽臺相對置陣無定

河西覘望官軍此據沈括十四日曲珍遣馳使報禧禧

曰黠羌敢送死乎亟引兵二萬五千人往赴之且謂括

曰存中大帥不可輕出僕與李常侍上所遣宜亟行舜

舉初不欲禧強之乃同往或謂禧曰被詔相城今城已

成矣禦寇非職也禧不聽兵數據沈括自誌餘則據禧及珍傳並客語

丙戌詔賜永樂城名曰銀川寨先是徐禧等言已定永

樂下埭作寨地形險固三面阻崖表裏山河氣象雄壯

八月甲戌興工凡用工二十萬新城去永樂上埭八里

故銀州二十五里米脂寨五十里永樂蓋以小川為名

城前正據銀州大川乞賜名故有是詔實錄云禧等奏

九月甲申城成甲戌八月二十五日甲申九月六日若

城已成乃奏則奏到朝廷不應如此之速蓋豫言之朝

廷以待禧等奏畢工始賜名也永樂客語云八月戊辰至

庚辰初二日凡十二日然所稱戊辰庚辰十九日戊辰至

同又呂惠卿誌禧墓及禧傳皆云十有四日城成與客

諸及實錄亦不同禧傳大率依墓誌無別據也今並從

成七日乙酉夏人即來爭城八日丙戌賜城名九日丁

亥夏人遂圍城耳綱要云夏人聞城永樂自涇原舉

兵三十萬來爭徐禧李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

之禦管勾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張大甯徙秦鳳路提

舉秦鳳路常平等事陳康民徙永興軍路以提舉弓箭

手營田蕃部事康識置局在渭州大甯兼提舉故移就

本路也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賊

兵甚眾給事與敕使宜退處內塞檄諸將督戰可也禧

笑曰曲侯老將乃爾怯耶不聽

丁亥賊三十萬眾攻城珍率兵禦之將官寇偉李師古

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人士卒八百餘人戰

沒賊遂圍城此據沈括十七日奏報新紀書丁亥夏

綱要云丁亥夏人寇永樂將官寇偉等死之舊紀不書

延路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

己丑德音降在京及畿縣死罪囚徒以下釋之上服藥

康復故也兩紀並先是著作佐郎豐稷除吏部員外

郎稷言臣昨任御史日屢言尚書右丞王安禮罪狀乞

賜罷免詔從之稷除御史在八月二十五日今並見於此

庚寅郵延路經略司言準宣發馬軍五千指揮替京東

西九將歸營緣各已出塞詔可併三將團集練訓準備

驅使謝麟言奉詔置誠州未畫地里四至慮邵州蒔

竹縣爭占誠州新城管分聞邵州已撥潼村屬新城潼

村距誠州四十里蒔竹縣八十里道路峻險經九疊坡

脚大小盤欄深山長林正係湖南至誠州行旅之路今

屬蒔竹比之誠州地里已遠又遙隸邵州二十二驛或

有冤訟縣堡不能決去州既遠則民無所訴乞自昌蒲

實錄蓋八月二十五日甲戌初築城九月六日甲申城

成七日乙酉夏人即來爭城八日丙戌賜城名九日丁

嶺脊分水西屬誠州東屬邵州蒔竹從之七月丙午
詔河北河東陝西已訓民兵什長藝成當推行開封府
界團教之法其所須錢糧設置官吏可依例令樞密承
旨司取索會校承旨司言今以河北西路為始酌中取
元豐二年收錢數會校減者長四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緡戶長九千五百六十二緡壯丁三萬二千八百一十
五緡併發禁軍六指揮十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六緡看
詳河北西路州軍十六縣寨五十五弓手千四百九十
八縣尉既不領鄉村弓手理當裁減其五十三縣弓手
除十縣以使臣為尉合依舊管弓手外其餘四十三縣
各定以十五人為額二寨各八人共畱弓手千三百六
人計省萬四千三百九十二緡保甲四百一十一都保保

下承帖人九百六十六人雇錢不同凡二十等歲支錢
萬六千四十八緡義勇改為百五十六都保二百八人
各二十四緡費錢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六緡詔自今年

十月首椿收兵志載會較數有不同處今并錄於此志

行府界團教之法錢糧官吏非久什長藝成須便

與否若更稽延月日必至有誤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司

取索會較之此詔在四年正月二日其年府界河

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

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

一十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

與焉凡集教團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有奇不

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成者
勸宜不可後其加賜緡錢十五萬焉此因本志附見須
考其實知沅州謝麟奏安化州羅世念作過已立賞
購募并具分兵進取安化州利害從之仍詔在京驍騎

兩指揮并江南東路將兵一千五百人福建路將兵二千人並赴宜州從麟所乞也尋詔麟且以方略措置未得進討其諸路兵勿遣麟又奏沿邊保甲欲自效者眾乞量給錢米從之七月丙午

辛卯詔近服藥有瘳遣官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大理卿楊汲等言獄空詔付史館詔賜陽武縣廣勇廣

德兩指揮兵級錢有差時河決原武軍人移營避水故也又詔吳潛體量朱崖黎峒事宜候宜州邊事定日

別聽旨六月壬申又七月戊戌

壬辰手詔原武河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為應副恐成深患貽朝廷巨憂可輟修尚書省及汴河隄岸司兵五千人併工修閉令楊景略往應副物料雖屬

宓司亦支撥訖以聞給事中陸佃言讀吏部奏鈔宋

彭年擬太常寺丞太常典司禮樂亦宜選稍有學術之士非彭年所堪乞令別擬彭年差遣從之詔開封府

界河水所至縣百姓有聚在高阜不通往來致絕糧食者委劉仲熊乘驛遍詣有水縣規畫船楫運致民戶安

集於無水處齋薪糧就支三日一具所濟人數上尚書省舊紀書遣官安集畿縣民被河患者乃太原府路

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張世矩言照應葭蘆川版築至葭蘆故城及新寨等處逢賊殺賊有功蕃官左侍禁

神木寨結當族巡檢楚默親斬六級詔楚默遷五資餘一級并加賜其支絹四十疋詔戶馬法以屋契錢為

物力用住宅計者元契三千緡房錢計者二千緡各養

詔諸縣給納月分無丞處主簿非檢覆本縣災傷勿差
出遇壅併權免縣事 郵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楊元孫
言新修永樂城畢

九月乙酉沈括先部中軍右軍虞候軍至米脂寨候總
管曲珍將四軍及選鋒至進築城寨又言進築城寨功
不可遲西賊既失橫山非晚必須絕滅上批付沈括徐
禧李舜舉若畱兵三五千在銀川寨為戰守之備移大
軍修築以次城寨如此措置有無利害詳度一面施行
時朝廷以沈括奏但知夏人來爭永樂猶未知徐禧等
已被圍故有此命 趙濟言準苗授關牒見分遣使臣
蒐取不係團結漢蕃弓箭手悉赴行營以禦賊衝詔苗

授所蒐取人如無益於事更不得追集指揮到日據邊
情便宜施行并劄與李憲 詔凡指揮邊事更不送門

下省覆奏朱本云時以邊事急速不送門 詔樞密院自今

應被御寶批旨別無稟議事理即送門下省繳覆本院

更不覆奏別無稟議事理據樞密院時政記增 又詔

應修明法式並尚書省議定上中書省速者先次施行

餘半年一頒其樞密院並不隸六曹者下刑部緣功賞

者下司勳修立還送尚書省議十一月十七日六年九月

重修 編敕 癸巳熙河蘭會路司言定西城遣驛語彭保六人入界

刺事得實有勞詔並遷一資人賜絹二十四匹

甲午詔應吏部陳乞畱臺宮觀國子監人年六十以上

兼用執政官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 詔涇原環慶秦鳳路兵馬見起發赴鄜延路救應可並與特支錢此據御集乙未詔以新經服藥罷秋讌 沈括言西賊圍永樂城詔河東經略司及麟府軍馬司速發河外屯守漢蕃兵須二萬以上令張世矩嘗虎都部領更差得力將官共取河裏河外便道赴永樂寨奮擊救接寨內兵將有功人比自來功賞倍推恩應起發禁軍特支錢千民兵降一等仍令轉運司遣一員部糧隨軍斟酌便宜施行其河外近邊州軍城寨起兵處令各為堅壁清野之計又詔李憲留兵二萬於涇原餘並統領赴鄜延應援特支外更給與路費 沈括言臣領兵至無定河川欲分兵救永樂城及應接糧道為賊大兵所隔不得前又言已

轉戰往綏德城部督將兵照應諸寨時賊游騎犯米脂括退保綏德故有是奏永樂之始圍也括僅有卒萬人不足以戰方命濟師於延州羌領凌結阿約勒以八萬人南襲綏德屬羌三百人欲翻城應之阿約勒之弟興嫩以告括括集將佐議曰永樂之勝敗未繫邊勢之重輕綏德國之門戶失綏德則延州為敵所逼勝敗未可知關中必震此大機會也甯釋永樂而救綏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綏德取反者三百人尸諸城阿約勒以眾退延州之師未至有詔括退保綏德無得輒救永樂以待援兵之集永樂之始圍也以下一百六十字據括自志樂已亥陷已亥二十日也括此奏乃十日也種諤言臣止與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

城橫山本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己而為徐禧沈括所
外及永樂被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
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霍丙陝西轉運司管勾文字奉
議郎李柎並言西賊二十餘萬重圍永樂城危急柎稷
弟也 詔徐禧李舜舉為西賊圍閉雖朝廷已多發應
援慮城守未備與賊眾寡不敵或糧道隔絕不可堅守
委沈括种諤選募膽勇可信之士厚許爵賞令齎已會
兵救應文字取閒道往密諭禧等如必不可守宜以機
便委棄前來 詔中書李稷在永樂城圍閉見闕轉運
使司官宜差李柎權管勾轉運判官 西京畱守文彥
博言提舉崇福宮司馬光昨以編修資治通鑑非積歲
月未可成書累乞閑官以便修述今再任將滿欲乞更

許再任庶不妨編修從之仍詔光再任滿三十個月不

候替人發來赴闕

不候替人發來赴闕此據光集再乞

時

詔內弓箭南內外兩庫軍器法物上供寶御帳及

本庫帳毋以帳供兵部衛尉寺

丙申上批付沈括永樂城至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

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今雖發諸路兵赴救度可齊集

須更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間人與賊約抽退軍馬當追

回永樂人兵給還地界如委可行即依指揮若恐益增

賊勢即勿施行今永樂諸將既已失利事出無可奈何

卿宜勿惶撓整頓精神措置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

散亡士卒使臣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戶焚

毀委積勿以滋責乃目前重事小小援兵毋得輒遣恐

更長賊凶燄消沮士氣所有今日以前累降處分軍前

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潰圍棄城

丁酉上批付苗授兵久暴露不惟徒費供餽兼孤軍在

野楚棟隴堡小不能容萬一賊馬或有奔衝既不可野

戰兼帥臣在外根本空虛宜速分定在屯軍馬駐熙州

通遠軍徑歸帥府治事其通遠軍令苗履總領照管

詔給度僧牒八百付都水監應副原武天臺齊賈三婦

物料實錄於此下書李和種諤沈括奏戊永樂城陷

簽貼云永樂事係十月一日奏到移在大宗正司言

自來宗婦宗女有過事涉違越者本司錄奏置獄窮治

法官發帷箔之醜曲折以聞黷禮滋甚乞自今有犯者

送入內省委官劾實節案以聞不行 淮南轉運司言

奉朝旨令淮西一路官自賣鹽以年終實收課額比奏

從之本志但於五年書明年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眾才三萬賊雜集

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以困之禧不從先

有詔選勁卒為奇兵而禧即欲以奇兵為軍鋒括謂禧

曰此一軍之銳也賊氣方進而以千人撓其鋒勢必不

敵則我喪其銳不戰自敗矣禧又令軍中不以斬馘論

級必破敵然後均賞括曰不以得級為功則戰士無所

激均賞則容僥倖沮摧鋒之士禧皆不從復還永樂軍

無斥堠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襲之禧

又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羌性輕率出不意而輒加之

答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

虞

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此常勢也塵埃障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賊騎稍逼禧乃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陣於崖下水際禧植黃旗手劍坐城上臨視之賊先以騎五萬當我禧卽遣奇兵突而前陣堅不可動三戰敵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情在後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繞出其後擊其老稚敵眾必亂此攻心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得萬五千人騎兵皆棄馬緣崖而上禧怒汗如雨永樂城依山無水下

濱無定河爲井十四築壘營之敵眾驟至李稷惜軍食不納役卒卒以所持耒鍤握壘爲磴道爭先登敵乘之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及泉僅足飲將領於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禧日懷二燒餅往來巡城親以矢石擊賊困則枕卒股假寐士皆扶瘡忍渴以拒賊賊蟻附登者積尸如山踐之以登新城守具未備賊知沈括退保綏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且壞不若盡運幣以募死士突圍直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訖不從又責珍曰曲侯已敗軍又欲棄城耶賊圍城浹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敵帳敵帥坐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

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
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跌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
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數
萬人命豈顧一身耶敵帥見思誼言若還吾蘭會米脂
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囚之
初思誼去時惟禧舜舉有水兩壺諸將絕飲已三日敵
亦不知攻稍緩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
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敵
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思誼洩之是夜大雨敵兵四面
急攻士卒飢疲不復能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舉俱死
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什
無一二舜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

勿輕此敵稷亦草奏云臣于苦萬苦也禧不知所終或

言禧實不死有自敵還者嘗見之禧不死據舜民小吏

寅舊紀書戊戌夏人陷永樂徐禧內侍李舜舉陝西

轉運判官李稷死之新紀書戊戌夏人陷永樂徐禧內

侍李舜舉陝西轉己亥措置河北糴使司言准朝旨於瀛定二州修倉六

所先後給度僧牒千五百其錢已進用乞更增給二千

詔給一千六年倉始賜自京至陝西河東邊事文字

經由急脚鋪馬遞鋪兵級特支錢有差詔沈括候種

諤至綏德城即歸延州詔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

二員東西上閣門共置使六員客省引進閣門共置副

使八員閣門置通事舍人十員內閣門副使以上並依

諸司使副條例磨勘閣門使以上遇有關改官及五期

者樞密院檢舉如歷閣門職事後犯賊及私罪杖以上
事理重者遇遷日並除他司閣門四方館使及七年無
私罪未有闕遷者與加遙郡其特旨與正任者引進使
四年遷團練使客省使四年遷防禦使 皇城使康州
刺史權郵延路副總管兼第一將夏元象為西上閣門
使康州團練使以种諤言元象充中軍將於無定河川
分隊出戰及自攻米脂城兩立功也
庚子朝奉郎試吏部侍郎李承之權陝西都轉運使乘
驛往候邊事畢如故 遣太常博士王古致祭原武埽
靈濟夫人廟以築隄塞決河也 吏部上重編排考試
刑法所等第詔第一等孫輔道令大理寺試斷案三十
道如堪充職委長二保第二第三等循資占射差遣免

試陞名次有差 詔河東陝西援兵皆屬种諤統制令

种諤便宜以厚賞鼓舞前進庶不誤事 詔如京副使

王奇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與六資恩澤賜銀絹各百

千費萬子與三班借職賜銀絹五十匹錢五十千覃俊

無子無弟贈下班殿侍賜絹二十匹錢二十千喪死事

也 覃俊未見王奇死事在七月辛巳新紀於此月庚子

宜州知州福建路監司上斬獲康誥人功狀詔東南

第十將下押隊散直程建為首功授右班殿直閣門祇

候劍州都巡檢使宜州使喚劉福黃周壘各遷二資吳

谷遷一資李士昌李慶與下班殿侍獲首級人全支賞

錢外每級更遷一資其殺獲康誥妻男及擄略去人依

正賊例推恩助手兵級每獲一級助手人賞錢百千累

獲并累賞傷中水手依正兵例康說事始當

辛丑詔詳定官制所罷局六曹等條貫送編敕所其未

了事限十日結絕先罷官吏請給入內供奉官馮宗

道上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六十卷押賜董戩官告

使种誼等上討夏國有功首領詔上等十三人與本族

都軍主歲給茶綵有差詔應緣義勇保甲事並隸樞

密院其餘民兵悉隸兵部

壬寅詔應沿黃河神濟夫人並稱顯靈神妃以靈津廟

為額詔河東路提舉常平等事趙咸權轉運判官奉

議郎莊公岳各降一官坐大軍出塞糧饋不繼人夫亡

者過半而報上不實御史王桓奏論故也

癸卯种諤言奉詔援永樂城未知延州守禦大計所付

詔胡宗回權管勾延州事候沈括至交割仍詔沈括止

帶衙兵回延州詔司農少卿廉正臣減磨勘一年以

提舉糴在京封椿糧收錢百萬緡也滑州言刀馬河

水泛溢韋城以南至長垣人馬不通詔開封府界並滑

州信使所行道專委通判滑州蘇注管勾新紀書癸卯

舊紀不書廣南西路提舉司言準詔依朱初平劉誼所乞

瓊州昌化萬安朱崖四州軍不行役法依舊差役人今

欲以海北諸州寬剩役錢充海南州軍雇役從之修

定景靈宮儀注所言儀制令諸廟社門宮門各二十四

戟唐太清宮九門亦設畫戟竊惟景靈宮天興門及宮

外門本以欽奉天神不應立戟神御諸殿既緣生禮以

事祖宗謂宜依儀制令宮門之制每門立戟二十四從

之又言舊制國忌無神御殿者赴佛寺行香今諸神御殿皆在景靈宮忌日並赴本殿僖祖翼祖請設位於天興殿文懿簡穆皇后請設位於保甯閣忌日並張次於天興殿前之左宮官先遷神位於次事畢而復從之詔樞密院龍猛龍騎指揮雖已令簡填其闕數尙多可差曹詔彭鐸分往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江淮荆湖路簡填令滿足額

乙巳上再御崇政殿宣宰臣已下至中書舍人觀察使以上觀景靈宮御書十一殿額 皇第十子薨母淮陽

郡君郭氏生次日失之不及賜名封爵

生乙巳巳卒新紀但書乙巳巳皇子偉薨

後賜名偉舊紀書甲辰皇子偉

丙午詔司農少卿廉正臣董誥並理提刑資序

是秋判河南府文彥博言臣去歲冬輒率愚瞽累奏陳陝西邊事今春蒙差臣男貽慶特賜臣二月二十五日手詔撫諭後蒙聖慈矜寬不責狂易恭讀詔旨曰六軍還寨將士已殫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可復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備而已近命涇原制置城寨亭障制敵衝軼非有前日圖也臣仰味聖言伏增欣忭有以見陛下推堯舜之心卹生靈之困罄茲溥率廣被涵育幸甚幸甚然自今秋以來復有遣戍開疆運糧深入此必是邊臣希功規爲僥倖開陳端緒誑惑朝廷料敵不精至見撓敗進此計者陛下必知其人乞行顯誅以戒今後干賞蹈利之輩免致向去更誤朝廷大事望以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詔書大旨密諭邊臣嚴設備預固境自

全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更年歲閒士氣復振民力復蘇
足食足兵何求不可醜羌聞之自當屈服臣又聞謀攻
料敵老將所難不當與新進白面書生惟務高談虛論
容易而計畫之今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豈無深識遠
慮懷忠守正更事歷試之人願陛下詳求而審用之如
祖宗朝所用扞邊守塞宿將名臣見於國史者多矣乞
詳察之臣之此言非不知觸犯時怒蓋耄耄之年被三
朝重任蒙陛下眷獎尤深乃心本朝義均休戚豈當隨
例緘默上負聖明伏望天慈諒其區區竭盡之誠此據
文彥

博集增入附五年九月末綱要云
是月準西路始推行蹇周輔鹽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九終



